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五十四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柱國河

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三百戶食實封玖佰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書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七十 起上章困敦十一月盡玄默攝提格四月凡一年有奇

僖宗惠聖恭定孝皇帝中之上

廣明元年十一月河中都虞候王重榮作亂剽掠坊

市俱空 重直龍翻剽匹妙翻 宿州刺史劉漢宏怨朝廷賞薄

漢宏降見上卷七月賞盜而盜 甲寅以漢宏為浙東

廣明元年十一月

觀察使為漢宏為錢

詔河東節度使鄭從謹以本

道兵授諸葛爽及代州刺史朱玫使南討黃巢玫莫

乙卯以代北都統李琢為河陽節度使代北已定李

備黃巢也初黃巢將度淮豆盧瑑請以天平節鉞授巢

黃巢初求天平節豆盧瑑欲以是中其欲俟其到鎮討之盧攜曰盜賊無

厭厭於鹽翻雖與之節不能止其剽掠剽匹妙翻不若急發諸

道兵扼泗州汴州節度使為都統賊既前不能入關

必還掠淮浙偷生海渚耳從之既而淮北相繼告急

攜稱疾不出考異曰驚聽錄曰宰臣豆盧瑑奏緣

不遮截大寇黃巢必若過淮落寇之計又徵兵不及須且誘之請降節旌授鄆州節度使俟其至止討亦

不難宰臣盧攜言之不可奏以黃巢爲國之患久矣
昨與江西節制擁節而行攻劫荆南却奪其節但徵
諸道驍勇把截泗州因此不發內使罷建雙旌乃發
使臣諸道而去尋汴州徐州兩道告急到京報黃巢
過淮盧攜託疾不出按朝廷未嘗以江西節與
巢借使與之安可復奪此驚聽錄不足信也 京師

大恐庚申東都奏黃巢入汝州境 辛酉以王重榮

權知河中留後以河中節度使同平章事李都爲太

子少傅以王重榮作亂不能制 汝鄭把截制置都

指揮使齊克讓奏黃巢自稱天補大將軍轉牒諸軍

云各宜守壘勿犯吾鋒吾將入東都即至京邑自欲

問罪無預衆人言自欲問罪於朝廷於衆人無預也 上召宰相議之豆

盧瑑崔沆請發關內諸鎮及兩神策軍守潼關壬戌

日南至上開延英對宰相泣下

大盜將至無以禦之君相對灑泣果何

益觀軍容使田令孜奏請選左右神策軍弓弩手守

潼關臣自為都指揮制置把截使上曰侍衛將士不

習征戰恐未足用令孜曰昔安祿山搆逆玄宗幸蜀

以避之崔沆曰祿山眾纔五萬比之黃巢不足言矣

豆盧瑑曰哥舒翰以十五萬眾不能守潼關

事見玄宗肅宗

紀今黃巢眾六十萬而潼關又無哥舒之兵若令孜

為社稷計三川帥臣皆令孜腹心

謂陳敬瑄楊師立牛勗也帥所類翻

比於玄宗則有備矣上不懌

僖宗雖曰童昏此時此意豈不知高枕京邑之

為樂越在草莽之為可憂也哉禍至而後憂之則無及矣古之明主居安而思危所以能常有其安也

謂令孜曰卿且為朕發兵守潼關為于是日上幸左

神策軍親閱將士令孜薦左軍馬軍將軍張承範右

軍步軍將軍王師會左軍兵馬使趙珂珂上上召見

三人見賢以承範為兵馬先鋒使兼把截潼關制置

使師會為制置關塞糧料使珂為句當寨柵使句

候翻當令孜為左右神策軍內外八鎮及諸道兵

馬都指揮制置招討等使飛龍使楊復恭為副使

癸亥齊克讓奏黃巢已入東都境臣收軍退保潼

關於關外置寨將士屢經戰鬪久乏資儲州縣殘

破人煙殆絕東西南北不見王人凍餒交逼兵械

刊弊刊吾官各思鄉閭恐一日潰去乞早遣資糧及

援軍上命選兩神策弩手得二千八百人令張承範

等將以赴之將即亮翻丁卯黃巢陷東都留守劉允章帥

百官迎謁巢入城勞問而已帥讀曰率閭里晏然允

章廼之曾孫也劉廼見二百三十卷德宗興田令孜

奏募坊市人數千以補兩軍辛未陝州奏東都已

陷壬申以田令孜為汝洛晉絳同華都統將左右軍

東討左右神策軍陝失是日賊陷虢州九域志虢州

八十里以神策將羅元杲為河陽節度使羅元杲亦

腹心以周岌為忠武節度使周岌既殺薛能遂以忠

初薛能遣牙將上蔡秦宗權調發至蔡州調徒中翻

廢彰義軍以蔡州屬忠武軍故得而調發之聞許州亂託云赴難難乃翻選

募蔡兵遂逐刺史據其城及周岌為節度使即以宗

權為蔡州刺史為秦宗權稱兵僭號張本乙亥張承範等

將神策弩手發京師將即亮翻神策軍士皆長安富家子

賂宦官竄名軍籍厚得稟賜稟給也稟賜猶言給賜也但華衣怒

馬怒馬者鞭之以發其怒而疾馳也憑勢使氣未嘗更戰陳更工衡翻陳讀

陣日聞當出征父子聚泣多以金帛雇病坊貧人代行

唐置病坊於京城以養病人會要開元五年宋璟等奏悲田病坊從長安已來置使專知乞罷之至二十

二年京城乞兒有疾病分置諸寺病坊至德二年兩京市各置普救病坊病坊之置其來久矣往往

吳云章信門長安志系之別見未詳其門所在

不能操兵

刀翻

是日上御章信門樓臨遣之

日新傳

曰帝賤令致章信門賚遣豐優按令致雖為招討都統賜節賚物其實不離禁關是日所遣者承範等耳

新傳云錢承範進言聞黃巢擁數十萬之眾鼓行而

西齊克讓以饑卒萬人依託關外復遣臣以二千餘

人屯於關上又未聞為饋餉之計以此拒賊臣竊寒

心願陛下趣諸道精兵早為繼援日趣讀上曰卿輩第

行兵尋至矣丁丑承範等至華州會刺史裴虔餘徙

宣歙觀察使軍民皆逃入華山城索然華力化翻索昔各翻

州庫唯塵埃鼠迹賴倉中猶有米千餘斛軍士裹三

日糧而行十二月庚辰朔承範等至潼關搜菁中

菁中草茂密處也史炤曰林菁得村民百許使運石汲水為守禦之

備與齊克讓軍皆絕糧士卒莫有鬪志是日黃巢前

鋒軍抵關下白旗滿野不見其際克讓與戰賊小却

俄而巢至舉軍大呼聲振河華呼火故翻華戶化翻華山臨河言黃巢軍

聲之盛撼振河山也克讓力戰自午至酉始解士卒飢甚遂誼

譟燒營而潰克讓走入關關左有谷平日禁人往來

以權徵稅權訖謂之禁阬賊至倉猝官軍忘守之忘

潰兵自谷而入谷中灌木壽藤茂密如織灌木叢

壽藤即今之一夕踐為坦塗承範盡散其輜囊以給士

卒輜囊謂輜重囊橐也輜重隨軍之物囊橐私裝也遣使上表告急稱臣離

廣明元年十一月

京六日離力智翻甲卒未增一人餽餉未聞影響到關之

日巨寇已來以二千餘人拒六十萬眾外軍飢潰蹋

開禁院蹋與踏同臣之失守鼎鑊甘心朝廷謀臣愧顏何

寄或聞陛下已議西巡謂議幸蜀苟鑿輿一動則上下土

崩臣敢以猶生之軀奮冒死之語願與近密及宰臣

孰議近密謂兩中尉兩樞密急徵兵以救關防則高祖太宗之

業庶幾猶可扶持幾居依翻使黃巢繼安祿山之亡微臣

勝哥舒翰之死辛巳賊急攻潼關承範悉力拒之自

寅及申關上矢盡投石以擊之關外有天塹城驅民

千餘人入其中掘土填之塹七艷翻掘其月翻填亭年翻須臾即平

野狐泉疑在華陰
縣○吳云野狐泉
在今潼關廳
渭橋東渭橋也
在咸寧東北

賀州即賀縣

引兵而度夜縱火焚關樓俱盡承範分兵八百人使

王師會守禁院比至比必利翻賊已入矣壬午旦賊夾攻

潼關關上兵皆潰師會自殺承範變服帥餘眾脫走

至野狐泉遇奉天援兵二千繼至承範曰汝來晚矣

博野鳳翔軍還至渭橋博野軍即穆宗長慶二年李

百四十二卷見所募新軍衣裘温鮮新軍即田令孜

帥讀曰率怒曰此輩何功而然我曹反凍餒遂掠之更

為賊鄉導鄉讀曰嚮以趣長安趣七喻翻賊之攻潼關也朝廷

以前京兆尹蕭廩為東道轉運糧料使廩稱疾請休

官貶賀州司戶賀州漢蒼梧郡之臨賀縣吳置臨賀

十黃巢入華州留其將喬鈐守之鈐其廉翻河中留後王

重榮請降於賊降戶江翻癸未制以巢為天平節度使甲

申以翰林學士承旨尚書左丞王徽為戶部侍郎翰

林學士戶部侍郎裴澈為工部侍郎並同平章事以

盧攜為太子賓客分司田令孜聞黃巢已入關恐天

子責已乃歸罪於攜而貶之薦徹為相是夕攜飲

藥死澈休之從子也裴休見二百四十九卷宣宗大中六年百官退朝

聞亂兵入城布路竄匿布路分路也朝直遙翻令孜帥神策兵

五百奉帝自金光門出帥讀曰率下同長安城西面三門北來第一門曰開遠門

第二門曰金光門惟福穆澤壽四王及妃嬪數人從

案布路本左氏
宣宗三十年傳
杜建本路分數

金光明長安城

西面中門

外城面西中門

行從才用翻百官皆莫知之。上奔馳晝夜不息。從官

多不能及。車駕既去。軍士及坊市民競入府庫盜金

帛。晡時黃巢前鋒將柴存入長安。金吾大將軍張直

方帥文武數十人迎巢於霸上。巢乘金裝肩輿。其徒

皆被髮約以紅繒衣錦繡。執兵以從。甲騎如流。輜重

塞塗。被皮義翻衣於既翻騎奇寄翻重直龍翻塞悉則翻千里絡繹不絕。民夾

道聚觀。尚讓歷諭之曰。黃王起兵本為百姓。為于偽翻非

如李氏不愛汝曹。汝曹但安居無恐。巢館于田令孜

第。其徒為盜久不勝富。館古玩翻勝音升見貧者往往施與

之。施式鼓翻居數日各出大掠。焚市肆。殺人滿街。巢不能

續皇王寶
運錄十卷
李昭度撰
涉撰

興元今漢中府

堰水在城固縣
堰水在城固縣
中府城固

禁尤憎官吏得者皆殺之。上趣駱谷趣七鳳翔節

度使鄭畋謁上於道次。考異曰續寶運錄戊子帝至駱谷堰水驛乃下詔與牛

勛揚師立陳敬瑄云今月七日已次駱谷堰水驛按此月庚辰朔戊子九日而詔云七日九誤為七也實

錄辛卯車駕次鳳翔鄭畋候謁於路舊畋傳云候駕於斜谷新紀辛卯次鳳翔丁酉至興元按甲申上離

長安辛卯始次鳳翔太緩丁酉已至興元太速又路出駱谷則不過鳳翔及斜谷蓋車駕涉鳳翔之境而

畋往見耳非鳳翔與斜谷也實錄賊以數萬眾西追車駕而不言追不及又不言為誰所拒而還諸書皆

無之今請車駕留鳳翔上曰朕不欲密邇巨寇且幸不取

興元徵兵以圖收復卿東扞賊鋒西撫諸蕃糾合鄰

道勉建大勲畋曰道路梗澁奏報難通請得便宜從

事許之戊子上至堰水九域志洋州興道縣有堰水鎮相傳云仙人唐公昉盡室

升遂以各水... 說牛... 陳敬瑄... 論以... 城

此水在城內

事許之戊子... 至壻水... 廣明元年... 七月

案此為今軍

升天其壻不得借升遂以名水誕矣詔牛勗楊師立陳敬瑄諭以京城

不守且幸興元若賊勢猶盛將幸成都宜豫為備擬

庚寅黃巢殺唐宗室在長安者無遺類辛卯巢始入

宮壬辰巢即皇帝位于含元殿晝卓繒為袞衣擊戰

鼓數百以代金石之樂登丹鳳樓下赦書國號大齊

改元金統謂廣明之號去唐下體而著黃家日月以

為已符瑞著側畧翻言唐字去丑口而著黃字為廣字合日月為明字也唐官三品

以上悉停任四品以下位如故以妻曹氏為皇后考

異曰實錄巢傳立妻曲氏為皇后今從新傳以尚讓為太尉兼中書令趙

璋兼侍中崔璆楊希古並同平章事孟楷蓋洪為左

談允厚曰此雜本
舊唐書本紀與
新唐書黃巢傳
考及日休新舊唐
書皆不為立傳獨
孫汝憲以黃巢
言云日休字襲美
襄陽竟陵人也
隱居鹿門山以
聖道自任咸通
中成進士官至國
子博士清原莊
列之書以孟子為
學科又清以韓愈
既登大梁州與
不寓居蘇州與
陸龜蒙為友
著書數十卷皮
子三卷黃冠中
遇害是亦孟韓
之徒也集傳又云
召王官無有至
者巢乃大索凡
不赴任者皆殺
之則日休之為翰

右僕射知左右軍事蓋古蓋翻黃巢自費傳古為樞

密使費父沸也以太常博士皮日休為翰林學士陸游

菴筆記曰該聞錄言皮日休陷黃巢為翰林學士巢

敗被誅今唐書取其事按尹師魯作大理寺丞皮子

良墓誌稱曾祖日休避廣明之難徙籍會稽依錢氏

官太常博士贈禮部尚書祖光業為吳越丞相父璨

為元帥府判官三世皆以文雄江東據此則日休未

嘗陷黃巢為其翰林學士被誅也小說謬妄無所不

有師曾文章傳世且剛廖邠之子也德宗朝為右補

正有守非欺後世者廖邠之子也德宗朝為右補

關嘗論裴延齡有時罷浙東觀察使在長安巢得而

直聲子恐當作孫時罷浙東觀察使在長安巢得而

相之廖之在浙東也固與巢信諸葛爽以代北行營

兵屯櫟陽黃巢將碭山朱温屯東渭橋碭山在漢碭

安陽縣治麻城隋開皇十八年改名碭山唐屬宋州

九域志在單州東南九十里碭徒郎翻朱温始此

案錢易南
部新書癸
卷之皮日休
歷太常博士
後從巢寇
遇禍子光業
為吳越丞相
帥判官入京
為太僕火卿
卒子子猷猷
子仲卿祥符
年御前進士
又丁卷之王
巢令皮日休
作讞詞之
欲知聖人姓
田八十二欲
知聖人名果
頭三屈律
巢大忍蓋
巢頭醜拉
巢不盡
疑三出律

耳北夢瑣言可信也
先武
人
與

林學士亦偽詔云然耳北夢瑣言可信也

所行亦曰北夢瑣言
所言月休非但以文
名世蓋其心於道
學而且不苟亦
當世之有出有入
身非若寇之理
以太常博士以下
三官去之
宗玉泉子亦有日
休執事二條

果依上文作果

史始釋文藝井秘苑
詐誤以假發地敗
仆地故傷其面非發

巢使温誘說之說式爽遂降於巢温少孤貧與兄昱

存隨母王氏依蕭縣劉崇家崇數笞辱之按五代史温凶悍無

賴崇患太祖情愴不作業數笞責之獨崇母憐之時時自為櫛沐戒家人曰朱三非常人也宜善遇之數

所角翻崇母獨憐之戒家人曰朱三非常人也汝曹善

遇之朱温巢以諸葛爽為河陽節度使爽赴鎮羅元

果發兵拒之士卒皆棄甲迎爽元果逃奔行在鄭

畋還鳳翔召將佐議拒賊皆曰賊勢方熾宜且從容

以俟兵集從千容翻從容舒徐不乃圍收復畋曰諸

君勸畋臣賊平因悶絕仆地斃傷其面鄭畋以將佐

憤之氣一時鬱勃至於悶絕而僵仆於地故斃傷其面斃則救翻斃也自午至明旦尚

之言曰其
譏也遂及禍
然則為巢
所殺非巢
賊被誅者

未能言會巢使者以赦書至監軍袁敬柔與將佐序

立宣示代畋草表署名以謝巢監軍與巢使者宴樂

奏將佐以下皆哭使者怪之幕客孫儲曰以相公風

痺不能來故悲耳痺必至翻民間聞者無不泣畋聞之曰

吾固知人心尚未厭唐賊授首無日矣乃刺指血為

表遣所親間道詣行在刺七亦翻下同間古覓翻召將佐諭以逆

順皆聽命復刺血與盟復扶又翻然後完城塹繕器械訓

士卒密約鄰道合兵討賊鄰道皆許諾發兵會於鳳

翔時禁兵分鎮關中者尚數萬禁兵分鎮關中即聞神策八鎮兵也

天子幸蜀無所歸畋使人招之皆往從畋畋分財以

署曰大振下補
三十一年之特都
從黨亦以宰相鎮
太原移檄討賊
兩人以忠義相提
衛賊尤憚之張
二都云下格而

有結之本作文結

結其心軍勢大振 丁酉車駕至興元詔諸道各出

全軍收復京師 悉所統之軍皆 行謂之全軍 已亥黃巢下令百

官詣趙璋第投名銜者復其官 名銜題官位姓名也 豆盧瑑崔

沈及左僕射于琮右僕射劉鄴太子少師裴諗御史

中丞趙濛刑部侍郎李溥京兆尹李湯扈從不及匿

民間巢搜獲皆殺之廣德公主曰我唐室之女誓與

于僕射俱死執賊刃不置賊并殺之發盧攜尸戮之

於市將作監鄭基庫部郎中鄭係義不臣賊舉家自

殺 唐屢更喪亂至于廣明舉家殉國猶不乏人恩義有結之素也 左金吾大將軍張

直方雖臣於巢多納亡命匿公卿於復辟巢殺之

初樞密使楊復恭薦處士河間張濟拜太常博士處昌

呂翻遷度支員外郎黃巢逼潼關濟避亂商山上幸與

元道中無供頓漢陰令李康以騾負糗糧數百馱獻

之漢陰漢中安陽縣地晉武帝改為安康縣唐至德二載更名漢陰縣屬金州九域志在州西北一百

六十五里馱徒何翻以驢馬負從行軍士始得食上

物為馱唐遞馱每馱一百斤

問康卿為縣令何能如是對曰臣不及此乃張濟員

外教臣上召濟詣行在拜兵部郎中唐諸司郎中從五品上員外郎

從六品上義武節度使王處存聞長安失守號哭累日

號戶不俟詔命舉軍入援遣二千人間道詣興元衛

車駕黃巢遣使調發河中調徒前後數百人吏民

鈞翻

黃郛下卷作黃
思郛
器曰黃下補思
字

不勝其苦

勝音升

王重榮謂眾曰始吾屈節以紆軍府

之患

屈節謂臣賊也紆商居翻緩也

今調財不已又將徵兵吾亡無

日矣不如發兵拒之眾皆以為然乃悉驅巢使者殺

之巢遣其將朱温自同州第黃郛自華州合兵擊河

中重榮與戰大破之獲糧仗四十餘船遣使與王處

存結盟引兵營於渭北

考異曰舊王處存傳曰時李都守河中降賊會王重榮

斬偽使通使於處存乃同盟誓營於渭北時巢賊僭

號天下藩鎮多受其偽命惟鄭畋守鳳翔鄭從謹守

太原處存王重榮首倡義舉俄而鄭畋破賊前鋒王

鐸自行在至故諸鎮翻然改圖以出勤王之師按鐸
中和二年始至於時未也王重榮傳曰初重榮為河
中馬步都虞候巢賊據長安蒲帥李都不能拒稱臣
於賊賊偽授重榮節度副使重榮以賊徵求無已欲
拒之都曰吾兵微力寡絕之立見其患願以節鉞假

公翌日都歸行在重榮知留後事乃斬賊使求援鄰
 藩北夢瑣言曰重榮始為牙將黃巢犯關元戎李都
 奉偽畏重榮附者多因薦為副使一日忽謂都曰今
 公助賊陷一邦於不忠而又日加箕歛眾口紛紜倏
 忽變生何以遏也遽命斬其偽使都無以對因以軍
 印授重榮而去及都至行在朝廷又以前京兆尹竇
 滔間道至河中代都重榮迎之滔前為京兆尹有慘
 酷之名時謂之梁疊及至翌日進軍校于庭謂曰天
 子命重臣作鎮將遏賊衝安可輕議斥逐令北門出
 乎且為惡者必一兩人而已爾等可言之滔不知軍
 校皆重榮之親黨也眾皆不對重榮乃屏肅佩劔歷
 階而上謂滔曰為惡者非我而誰遂召滔之僕吏控
 馬及階請依李都前例乃云速去滔不敢仰視躍馬
 復由北門而出新傳取之按十一月辛亥朔重榮已
 作亂掠坊市辛酉以重榮為留後都為太子少傅則
 都已去河中矣及黃巢犯關都何嘗奉偽亦未嘗聞
 以滔代都

陳敬瑄聞車駕出幸遣步騎三千奉迎

表請幸成都時從兵浸多興元儲侍不豐待丈里翻田令

明二
嘉中初元改廣

孜亦勸上上從之

中和元年

是年七月方改元

春正月車駕發興元加牛勛同

平章事陳敬瑄以扈從之人驕縱難制

從才用翻有內園

小兒先至成都

唐時給役於坊廡及內園者皆謂之小兒

遊於行宮笑曰

人言西川是蠻今日觀之亦不惡敬瑄執而杖殺之

考異曰新傳曰敬瑄殺五十人尸諸衢錦里者舊

傳曰有內園小兒三箇連手行遶行宮數內一人笑

云云巡者亂打執之敬瑄咄曰今日且欲棒殺汝三

五十輩必不令錯按三五輩者敬瑄語也非實殺

五十人也由是眾皆肅然敬瑄迎謁於鹿頭關辛未

新傳謬

上至綿州東川節度使楊師立謁見

東川治梓州北至綿州一百六

十八里見

壬申以工部侍郎判度支蕭遘同平章事

綿州今四川綿州梓州今潼川府沿三臺如

賢編翻

中和元年

唐弘夫字作
田弘夫

漢州今成都府
漢州

鄭畋約前朔方節度使唐弘夫涇原節度使程宗

楚同討黃巢巢遣其將王暉齋詔召畋畋斬之遣其

子凝績詣行在凝績追及上於漢州自綿州西南至漢州一百九十里

丁丑車駕至成都自漢州西南至成都八十五里館於府舍古館

玩翻就西川府舍為行宮上遣使趣高駢討黃巢趣讀日促道路相

望駢終不出兵上至蜀猶冀駢立功詔駢巡內刺史

及諸將有功者自監察至常侍聽以墨敕除訖奏聞

裴澈自賊中奔詣行在時百官未集乏人草制右

拾遺樂朋龜謁田令孜而拜之由是擢為翰林學士

張濬先亦拜令孜令孜嘗召宰相及朝貴飲酒朝直

表曰乙改己

按勳託引元別本云
考異斯字下聖師字
又引宋本沙陀上有
帥字然則此本師
為帥字之誤而又
誤刊作小字旁注也

濬恥於衆中拜令孜乃先謁令孜謝酒及賓客畢集

令孜言曰令孜與張郎中清濁異流嘗蒙中外謂與

之相表裏既慮玷辱何憚改更更工今日於隱處謝酒則

又不可濬慙懼無所容 二月乙卯朔以太子少師

王鐸守司徒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丙申加鄭畋

同平章事 加淮南節度使高駢東面都統加河東

節度使鄭從謹兼侍中依前行營招討使代北監軍

陳景思考異曰實錄作景斯師沙陀酋長李友金

及薩葛安慶吐谷渾諸部入援京師帥讀曰率酋慈

薩桑葛翻至絳州將濟河絳州刺史瞿稹亦沙陀也瞿權

雁門關在代州北故代州曰雁門郡

皇此楊復恭

趙戒宋本作趙戎

積止謂景思曰賊勢方盛未可輕進不若且還代北

忍翻募兵遂與景思俱還鴈門以樞密使楊復光為京

西南面行營都監黃巢以朱温為東南面行營都

虞侯將兵攻鄧州三月辛亥陷之執刺史趙戒因戍

鄧州以拒荆襄九域志鄧州南至襄州一百八十里襄州南至荆州四百五十七里

壬子加陳敬瑄同平章事甲寅敬瑄奏遣左黃頭軍

使李鋌將兵擊黃巢西川黃頭軍崔安潛所置也事始見上卷乾符六年鋌時延翻

辛酉以鄭畋為京城四面諸軍行營都統賜畋詔

凡蕃漢將士赴難有功者難乃且翻並聽以墨敕除官畋

奏以涇原節度使程宗楚為副都統前朔方節度使

案下卷三年作
王璠

龍尾波在岐山縣

山縣在代州西南八
十里

唐弘夫為行軍司馬黃巢遣其將尚讓王播帥眾五

萬寇鳳翔

王播新書作王璠

畋使弘夫伏兵要害自以兵數

千多張旗幟踈陳於高岡

陳讀曰陣賊

以畋書生輕之鼓

行而前無復行伍

行戶剛翻

伏發賊大敗於龍尾波

新舊書皆

作龍尾坡惟舊紀作波鳳翔府岐山縣唐初治張斬

首二萬餘級伏尸數十里

有書尚書省門為詩以

嘲賊者尚讓怒應在省官及門卒悉抉目倒懸之

於抉

決大索城中能為詩者

索山客翻

盡殺之識字者給賤役

凡殺三千餘人

瞿稹李友金至代州募兵踰旬得

三萬人皆北方雜胡屯於崞西

代州崞縣之西也崞音郭

獷悍暴

橫獷古猛翻悍下罕翻積與友金不能制友金乃說

陳景思曰說式芮翻今雖有衆數萬苟無威信之將以統之

終無成功吾兄司徒父子勇略過人為衆所服驃騎

誠奏天子赦其罪召以為帥李國昌以平龐勛功檢校司徒驃騎唐制武散

階極品唐自高力士以來宦官多官至驃騎故以稱景思則代北之人一麾響應

狂賊不足平也景思以為然遣使詣行在言之詔如

所請友金以五百騎齎詔詣達靺迎之李克用入達靺見上卷廣

明元年李克用帥達靺諸部萬人赴之陳景斯齎詔入

達靺召李克用軍屯蔚州克用因大掠鴈門以北軍

鎮薛居正五代史先是景思與李友金發沙陀諸部
五千騎南赴京師友金即武皇之族父也中和元年
二月友金軍至絳州將度河刺史瞿稹謂景思曰巢

至明年十月
已稱鴈門李
僕射則在十
二月之前

賊方盛不如且還代北徐圖利害四月友金旋軍鴈
門瞿積至代州半月之間募兵三萬營於崞縣之西
其軍皆北邊五部之衆不閑軍法瞿積李友金不能
制友金謂景思云云景思然之促奏行在天子乃以
武皇為鴈門節度使仍令以本軍討賊李友金發五
百騎齎詔召武皇於達靺武皇即帥達靺諸部萬人
趨鴈門按景思請赦國昌父子而克用至者蓋國昌
已老獨使克用來耳是歲克用但攻掠太原又陷忻
代二州明年十二月始自忻代留後除鴈門節度使
蓋此際止赦其罪復為大同防禦使及陷忻代自稱
留後朝廷再召之始除鴈門薛史誤也新表中和二
年以河東沂代二州隸鴈門節度更大同節度為鴈
門節度治代州此其證也

羣臣追從車駕者稍集成都南北司

朝者近二百人朝直遙翻近其斬翻諸道及四夷貢獻不絕蜀

中府庫充實與京師無異賞賜不乏士卒欣悅黃

巢得王徽逼以官徽陽瘖不從月餘逃奔河中遣人

宥州今在寧夏
家古鄂爾多斯
右望其前海區存

間道奉綰表詣行在間古詔以徽為兵部尚書前

夏綏節度使諸葛爽復自河陽奉表自歸去年黃巢入關諸葛

爽降即以為河陽節度使。宥州刺史拓跋思恭開元

十六年以六胡州殘人置宥州乾元元年理經略軍

後移治長澤縣長澤漢朔方郡三封縣地考異曰

歐陽脩五代史作拓拔思敬意謂薛史避國諱耳按

舊唐書實錄皆作思恭實錄天復二年九月武定軍

節度使李思敬以城降王建思敬本姓拓跋鄜夏節

度使思恭保大節度使思孝之弟也思孝致仕以思

敬為保大留後遂升節度使又徙武定軍新唐書黨項

傳曰思恭為定難節度使卒弟思諫代為節度思孝

然則思恭思敬乃是兩人思敬後附李茂貞或賜國

姓故更姓李脩合本黨項羌也新書黨項以姓別為

以為一人誤也

糾合夷夏兵會鄜延節度使李孝昌於鄜州同盟討

糾合夷夏兵會鄜延節度使李孝昌於鄜州同盟討

糾合夷夏兵會鄜延節度使李孝昌於鄜州同盟討

糾合夷夏兵會鄜延節度使李孝昌於鄜州同盟討

糾合夷夏兵會鄜延節度使李孝昌於鄜州同盟討

糾合夷夏兵會鄜延節度使李孝昌於鄜州同盟討

糾合夷夏兵會鄜延節度使李孝昌於鄜州同盟討

糾合夷夏兵會鄜延節度使李孝昌於鄜州同盟討

賊夏戶雅翻

奉天鎮使齊克儉遣使詣鄭畋求自效

甲子畋傳檄天下藩鎮合兵討賊時天子在蜀詔令

不通天下謂朝廷不能復振及得畋檄爭發兵應之

賊懼不敢復窺京西復扶又翻夏四月戊寅朔加王鐸

兼侍中以拓跋思恭權知夏綏節度使為拓跋氏疆盛遂跨

據西夏張本黃巢以其將王玫為邠寧節度使邠州通

塞鎮將朱玫起兵誅之致莫杯翻讓別將李重古為節度

使自將兵討巢是時唐弘夫屯渭北王重榮屯沙苑

王處存屯渭橋拓跋思恭屯武功鄭畋屯盩厔弘夫

乘龍尾之捷進薄長安壬午黃巢帥眾東走程宗楚

朱玫以上年官
代州刺史
吳玄通塞鎮在
邠州
沙苑在大荔西南

延秋門後苑西出

門也

先自延秋門入長安苑城有門西出謂之延秋門弘夫繼至處存帥

銳卒五千夜入城帥讀曰坊坊市民喜爭謹呼出迎官

軍謹讀或以瓦礫擊賊礫狼或拾箭以供官軍宗楚

等恐諸將分其功不報鳳翔鄜夏向軍士釋兵入第

舍掠金帛妓妾妓渠處存令軍士繫白帶為號帶詢

緇頭也以約坊市少年或竊其號以掠人賊露宿霸

上宿無室廬詞知官軍不整詞翻正翻且諸軍不相

繼引兵還襲之自諸門分入大戰長安中宗楚弘夫

死考異曰舊紀傳新傳皆云弘夫敗在二年六月

敬馬聽錄唐年補錄新紀實錄皆在此年四月新紀軍士重負不能走是以甚敗死者什八九處

詞當佐詞

通考唐年補錄
六十五卷後晉實
緯撰

喬謙上文作
喬鈞

存收餘衆還營丁亥巢復入長安怒民之助官軍縱
兵屠殺流血成川謂之洗城於是諸軍皆退賊勢愈
熾賊所署同州刺史王溥華州刺史喬謙商州刺史
宋巖聞巢棄長安皆率衆奔鄧州朱溫斬溥謙釋巖
使還商州 庚寅拓跋思恭李孝昌與賊戰於土橋
不利 詔以河中留後王重榮爲節度使 賊衆上
黃巢尊號曰承天應運啓聖睿文宣武皇帝 有双
雉集廣陵府舍占者以爲野鳥來集城邑將空之兆
高駢惡之惡鳥路翻乃移檄四方云將入討黃巢悉發巡
內兵八萬舟二千艘旌旗甲兵甚盛五月乙未出屯

吳云東塘在今揚州府甘泉縣北

唐志郭廷誨廣陵妖亂志

三卷

卷四下補而克用三字

東塘

東塘在今揚州城東即今灣頭至宜陵一帶塘岸也。艘蘇遭翻。考異曰：妖亂志曰：自五月十

二日。出東塘。至九月六日。歸府。九十餘日。襁雉雒之變也。按五月十二日。至九月六日。乃是一百六十三日。非九十餘日。諸將數請行期。數所駢託風濤為阻。或

日。今從舊傳。諸將數請行期。角翻。駢託風濤為阻。或

云時日不利竟不發。李克用牒河東稱奉詔將兵

五萬討黃巢令具頓遞

綠道設酒食以供軍為頓置郵驛為遞

鄭從讜

閉城以備之克用屯於汾東從讜犒勞

犒口到翻給勞力到翻

其資糧累日不發克用自至城下大呼

呼火求與從

讜相見從讜登城謝之癸亥復求發軍賞給

復扶從

讜以錢千緡米千斛遺之

遺唯

甲子克用縱沙陀剽

掠居民

剽匹妙翻

城中大駭從讜求救於振武節度使契

掠居民抄翻城中大駭從讓求救於振武節度使契

苾璋契期訖翻璋引突厥吐谷渾救之破沙陀兩寨克用

追戰至晉陽城南璋引兵入城沙陀掠陽曲榆次而

歸黃巢之克長安也忠武節度使周岌降之去年十一月

月授周岌忠武節十月岌嘗夜宴急召監軍楊復光先

二月而黃巢克長安以楊復光為忠武監軍屯鄧州拒賊右衝巢既陷長

安遣朱溫屯鄧州復光遂至許州依周岌故召之夜宴

左右曰周公臣賊將不利於內侍不可往唐內侍

侍監為之長內侍為復光曰事已如此義不圖全即

詣之酒酣岌言及本朝朝直翻復光泣下良久曰丈夫

所感者恩義耳公自匹夫為公侯奈何捨十八葉天子而臣賊乎自高祖至僖宗十八世岌亦流涕曰吾不能獨拒

賊故貌奉而心圖之今日召公正為此耳為千因瀝

酒為盟史炤曰以是夕復光遣其養子守亮殺賊使

者於驛時秦宗權據蔡州不從爰命復光將忠武兵

三千詣蔡州說宗權同舉兵討巢說式宗權遣其將

王淑將兵三千從復光擊鄧州逗留不進復光斬之

併其軍分忠武八千人為八都遣牙將鹿晏弘晉暉

王建韓建張造李師泰龐從等八人將之考異曰

紀年上云入都而下止有王建等七人王建舞陽人

韓建長社人晏弘暉造師泰皆許州人也復光帥八

都與朱溫戰敗之帥讀曰率遂克鄧州逐北至藍橋

姓名諸書不可考故也

王建始此

劉恕十國

敗補滿翻

吳云藍橋在今西安府藍田如

舊云還下補

三子云建為人隆眉廣額

狀兒偉然少無

賴以磨牛泣

壁販鹽為事

里人謂之賊王

岩曰播作播

而還藍橋在藍田關南

昭義節度使高潯會王重

榮攻華州克之六月戊戌以鄭畋為司空兼門下

侍郎同平章事都統如故李克用遇大雨引兵北

還陷忻代二州因留居代州考異曰唐末見聞錄

回收却忻代州太祖紀年錄遇大雨六月三十日沙陀軍却

班師鴈門薛居正五代史與紀年錄同按忻代先屬

河東中和二年始割隸鄭從讜遣教練使論安等軍

百井以備之邠寧節度副使朱玫屯興平興平縣在長安

西八十五里余靖曰黃巢將王播圍興平玫退屯奉

天及龍尾陂西川黃頭軍使李鋌將萬人鞏咸將

五千人鞏姓也周卿士鞏屯興平為二寨與黃巢戰

通鑑卷二百五十四中紀元年

屢捷陳敬瑄遣神機營使高仁厚將二千人益之神機

營亦崔安潛置事 見上卷乾符六年 秋七月丁巳改元赦天下改元中和

庚申以翰林學士承旨兵部侍郎韋昭度同平章

事論安自百井擅還鄭從讜不解鞞衫斬之滅其

族鞞與靴同 考異曰唐末見聞錄六月三十日沙

陀收却忻代州使司差教練使論安軍使王蟾高

弁回鶻吐蕃等軍於百井下寨守禦當月內論安等

按寨却迴到府按當月內即三十日也一日之中不

容有爾許事必非也又日至七月十四日相公排飯

大將等於坐上把起論安不脫靴於毬場內處置族

滅其家又差都頭溫漢臣將兵衣前於百井下

寨當月契苾尚書領兵馬却歸振武今從之 更遣 都頭溫漢臣將兵屯百井契苾璋引兵還振武 初 車駕至成都蜀軍賞錢人三緡田令孩為行在都指

揮處置使每四方貢金帛輒頒賜從駕諸軍無虛日

不復及蜀軍復扶又翻蜀軍頗有怨言丙寅令孜宴土客

都頭土軍蜀軍客軍從駕諸軍唐之中世以諸軍總帥呼為都頭至其後也一部之軍謂之一都其部

都頭以金杯行酒因賜之諸都頭皆拜而受西川

黃頭軍使郭琪獨不受起言曰諸將月受俸料豐贍

有餘常思難報豈敢無厭俸扶用翻厭於鹽翻顧蜀軍與諸軍

同宿衛而賞賚懸殊頗有缺望缺古宄翻怨望恐萬一致變

願軍容減諸將之賜以均蜀軍使土客如一則上下

幸甚令孜默然有間間如字汝嘗有何功對曰琪生

長山東長知兩翻征戍邊鄙嘗與党項十七戰契丹十餘

戰契欺金創滿身創初又嘗征吐谷渾傷脇腸出線

縫復戰復扶令孜乃自酌酒於別樽以賜琪琪知其

毒不得已再拜飲之歸殺一婢吮其血以解毒吐黑

汁數升吮如充翻遂帥所部作亂帥讀丁卯焚掠坊

市令孜奉天子保東城閉門登樓命諸軍擊之琪引

兵還營陳敬瑄命都押牙安金山將兵攻之琪夜突

圍出奔廣都隋改廣都縣為雙流縣唐龍朔二年復

府西四從兵皆潰從才獨廳吏一人從息於江岸琪

謂廳吏曰陳公知吾無罪然軍府驚擾不可以莫之

安也汝事吾能始終今有以報汝汝齎吾印劔詣陳

公曰郭琪走度江我以劔擊之墜水尸隨湍流下矣

得其印劔以獻陳公必據汝所言榜懸印劔於市以

安衆汝當獲厚賞吾家亦保無恙吾自此適廣陵歸

高公言欲奔揚州後數日汝可密以語吾家也語牛

遂解印劔授之而逸廳吏以獻敬瑄果免琪家上日

夕專與宦者同處議天下事待外臣殊踈薄處昌呂

謂外廷之臣宰相以下百執事皆是也庚午左拾遺孟昭圖上疏以為

治安之代遐邇猶應同心治直多難之時中外尤當

一體難乃去冬車駕西幸不告南司遂使宰相僕射

以下悉為賊所屠謂豆盧瑑崔沆及于琮等也獨北司平善况今

朝臣至者皆冒死崎嶇遠奉君親所宜自茲同休等

戚伏見前夕黃頭軍作亂陛下獨與令孜敬瑄及諸

內臣閉城登樓並不召王鐸已下及收朝臣入城翌

日又不對宰相又不宣慰朝臣翌日明日也臣備位諫官

至今未知聖躬安否况踈冗乎冗而隳也儻羣臣不顧

君上罪固當誅若陛下不恤羣臣於義安在夫天下

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非比司之天下天子者四海九

州之天子非比司之天子比司未必盡可信南司未

必盡無用豈天子與宰相了無關涉朝臣皆若路人

如此恐收復之期尚勞聖慮尹祿之士得以宴安臣

美云養頤津
存今嘉定府
之樂山好

躬被寵榮被皮義翻職在裨益雖遂事不諫而來者可追

二語皆本之論語 䟽入令孜屏不奏屏必辛未矯詔貶昭圖

嘉州司戶遣人沉於墓頤津墓頤山在眉州眉山東七里山狀如墓頤因名

山臨江津今有孟拾遺祠墓謨加翻聞者氣塞而莫敢言天子殺諫臣者必亡其國

以閹官而專殺諫臣自古以來未之有也此不特害于而國實亦凶于而身是以唐未亡而令孜之身先

亡也塞悉則翻 鄜延節度使李孝昌權夏州節度使拓跋

思恭屯東渭橋黃巢遣朱温拒之以義武節度使王

勳存為東南面行營招討使以邠寧節度副使朱玫

為節度使八月己丑夜星交流如織或大如杯椀

至丁酉乃止武寧節度使支詳按新書方鎮表懿宗咸通十一年復

徐州節鎮賜號感化軍自此迄於天復未嘗復武寧

舊額以下文以感化留後時溥為節度使證之武寧

誤也當遣牙將時溥陳璠將兵五千入關討黃巢

表二人皆詳所獎拔也溥至東都矯稱詳命召師還

與璠合兵屠河陰掠鄭州而東及彭城詳迎勞犒賞

甚厚璠音番勞溥遣所親說詳曰說式眾心見迫請

公解印以相授詳不能制出居大彭館溥自知留務

璠謂溥曰支僕射有惠於徐人不殺必成後悔溥不

許送詳歸朝朝直璠伏甲於七里亭亭去彭城并其

家屬殺之詔以溥為武寧留後溥表璠為宿州刺史
璠到官貪虐溥以都將張友代還殺之 楊復光奏

吳云七里亭
在今徐州府銅
山縣

璠到官貪虐溥以都將張友代還殺之

翠曰佐下補史字

吳云石橋見一百十卷宜在西女府之臨潼好

升蔡州為奉國軍以秦宗權為防禦使壽州屠者王

緒與妹夫劉行全聚眾五百盜據本州月餘復陷光

州復扶又自稱將軍有眾萬餘人秦宗權表為光州

刺史固始縣佐王潮世率以縣丞為縣佐唐制諸縣丞簿尉之下有司功佐司倉佐

司戶佐司兵佐司法佐司土佐皆縣佐也路振九國志王潮少為縣佐史或者傳寫逸史字歟及弟

審邽審知皆以材氣知名緒以潮為軍正使典資糧

閱士卒信用之王潮兄弟始此為潮發緒張本高潁與黃巢將李

詳戰于石橋石橋即晉將王鎮惡破秦兵處潁敗奔河中詳乘勝復

取華州是年五月高潁克華州巢以詳為華州刺史以權知

夏綏節度使拓跋思恭為節度使宗正少卿嗣曹

李孝昌上
宋本有九
月二字
卷曰李上
補九月字
學

宋卷三十三
十七考異云
會於金山

王龜年自南詔還驃信上表款附請悉遵詔旨龜年使南

詔見上卷廣明元年六月上時掌翻李孝昌拓跋思恭與尚讓朱温

戰于東渭橋不利引去史言諸鎮之勤王者皆以師老遷延引退初高

駢與鎮海節度使周寶俱出神策軍駢以兄事寶及

駢先貴有功浸輕之既而封壤相鄰數爭細故遂有

隙淮南與鎮海軍鄰壤止一江為界耳數所角翻駢檄寶入援京師寶治舟

師以俟之治直之翻怪其久不行訪諸幕客或曰高公幸

朝廷多故有并吞江東之志聲云入援其實未必非

圖我也宜為備寶未之信使人覘駢殊無北上意覘

廉翻上時掌翻自淮南而北向勤王為北上會駢使人約寶面會瓜洲議

軍事寶遂以言者為然辭疾不往且謂使者曰吾非

李康高公復欲作家門功勳以欺朝廷邪高崇文斬李康事見

二百三十七卷憲宗之元和元年駢怒復遣使責寶何敢輕侮大臣

復扶又翻寶詬之曰彼此夾江為節度使汝為大臣我豈

坊門卒邪詬古候翻又許侯翻寶自言與駢等夷非有門門皆

有守卒由是遂為深仇駢留東塘百餘日詔屢趣

之趣讀曰促駢上表託以寶及浙東觀察使劉漢宏將為

後患辛亥復罷兵還府其實無赴難心但欲襁篋集

之異耳難乃旦翻襁如羊翻厭除也高駢召石鏡鎮將董昌至

廣陵欲與之俱擊黃巢昌將錢鏐說昌曰說式芮翻觀高

卷曰昌下
補兵馬使
錢鏐去
巢下去昌將

公無討賊心不若以扞禦鄉里為辭而去之昌從之

駢聽昌還會杭州刺史路審中將之官行至嘉興嘉興

漢由拳縣吳改名唐屬蘇州在州西南百四十里昌自石鏡引兵入杭州審

中懼而還昌自稱杭州都押牙知州事遣將吏請於

周寶寶不能制表為杭州刺史臨海賊杜雄陷台

州辛酉立皇子震為建王昭義十將成麟殺高

潯成麟因高潯石橋敗退而殺之引兵還據潞州天井關成將孟方

立起兵攻麟殺之考異曰實錄澤潞牙將劉廣據潞州叛天井關成將孟方立帥成

卒攻廣殺之自稱留後仍移軍額於邢州初高潯援京師廣帥師至陽平謀為亂不行還據潞州自稱留

後用法嚴酷三軍畏之方立乘虛襲殺焉又曰昭義節度使高潯為端州刺史中和三年實錄又曰初

義節 度使高潏 為潏州刺史 三年 實錄 又曰 初

孟方立殺高潏自立薛居正五代史方立傳曰中犯
二年為澤州天井關戍將時黃巢犯關輔州郡易帥
有同博奕先是沈詢高湜相繼為昭義節度怠於軍
政及有歸秦劉廣之亂方立見潏帥交代之際乘其
無備率戍兵徑入潏州自稱留後新紀八月昭義軍
節度使高潏及黃巢戰于石橋敗績十將成麟殺潏
入于潏州九月己巳昭義軍戍將孟方立殺成麟自
稱留後方立傳惟以成麟為成鄰餘如新紀按乾符
二年實錄十月昭義軍亂逐節度使高湜貶湜象州
司右柳玘傳云貶高要尉三年十一月詔魏博韓簡
云劉廣逐帥擅權云云是廣逐湜擅據潏州也薛史
孟方立傳亦云沈詢高湜怠於軍政致有歸秦劉廣
之亂是廣亂在前也舊紀九月高潏牙將劉廣擅還
潏州是月潏天井關戍將孟方立攻廣殺之自稱留
後貶潏端州刺史此蓋舊紀誤實錄因之薛史方立
傳曰見潏帥交代之際帥兵入潏州不言向帥交代
若不逐帥何能據州事無所因殊為踈畧舊紀恐是
誤以高湜事為高潏事實錄此云殺廣明年又云殺
潏自相違新紀傳皆云成麟殺潏方立
斬麟月日事實頗詳必有所出今從之方立潏州人

孟唐無潏州考
作潏州人

通鑑二百五十五 中和元年

也 忠武監軍楊復光屯武功 末嘉賊朱褒陷温

州未白曰温州末嘉郡漢會稽郡之東境後漢末和平四年置末寧縣晉明帝立末寧郡尋屬末嘉郡隋

平陳廢郡唐武德六年置東嘉州貞觀元年廢州以縣屬栝州上元二年分栝州之末嘉安固二縣置温

州以温嶠嶺為名鳳翔行軍司馬李昌言將本軍屯興平時

鳳翔倉庫虛竭犒賞稍薄糧饋不繼昌言知府中兵

少因激怒其眾冬十月引軍還襲府城鄭畋登城與

士卒言其眾皆下馬羅拜曰相公誠無負我曹畋曰

行軍苟能戢兵愛人為國滅賊亦可以順守矣逆帥

取討賊以取旌節為順守為于偽翻乃以留務委之即日西赴行在

天平節度使南面招討使曹全晟與賊戰死軍中立

其兄子存實為留後 十一月乙巳孟楷朱溫襲廊

夏二軍於富平二軍敗奔歸本道二軍李孝昌拓一

鄭畋至鳳州自鳳翔西至鳳州三百九十五里累表辭位詔以畋為

太子少傅分司以李昌言為鳳翔節度行營招討使

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裴澈為鄂岳觀察使 加

鎮海節度使周寶同平章事 遂昌賊盧約陷處州

吳孫權赤烏二年分太末立平昌縣晉武帝改曰遂昌唐武德八年併入松陽景雲元年復置遂昌縣屬

處州九域志在州西二百四十里按溫處二州本晉求嘉一郡之地隋為括州求嘉郡唐武德置括州又

分置東嘉州始分為二州東嘉州後為溫州括州改為處州避德宗名也 十二月江西

將閔勗戍湖南還過潭州遂觀察使李裕自為留後

吳遂昌今處州府遂昌縣

考異曰實錄新傳作閔
項今從程匡表唐補紀

以感化留後時溥為節

度使 賜夏州號定難軍

難乃旦翻

初高駢鎮荆南

乾符

五年駢鎮荆南

補武陵蠻雷蒲為牙將領蠻軍從駢至淮南

逃歸聚眾千人襲朗州殺刺史崔翥

翥章恕翻

詔以蒲為

朗州留後歲中率三四引兵寇荆南入其郭焚掠而

去大為荆人之患陬溪人周岳嘗與蒲獵爭肉而鬪

欲殺蒲不果

陬溪當在武陵界陬側鳩翻

聞蒲據朗州亦聚眾襲

衡州逐刺史徐顯詔以岳為衡州刺史石門蠻向瓌

亦集夷獠數千攻陷澧州殺刺史呂自牧自稱刺史

吳分零陽縣置天門郡隋廢為石門縣唐屬澧州九域志在州西九十二里

王鐸以高

澧源上補

吳云澧溪今常德府武陵縣

吳云石門今澧州石門

駢為諸道都統無心討賊自以身為首相發憤請行

懇款流涕至於再三上許之懇款懇誠也相息亮翻

一年春正月辛亥以王鐸兼中書令充諸道行營都

都統考異曰舊紀中和元年七月鐸為都統十二年

唐年補錄元年十一月乙巳制以鐸為都統十二年

月乙亥鐸屯整屋續寶運錄元年八月鐸拜天下都

統唐補紀中和元年四月高駢帥師駐泊東塘自五

月出府九月却歸朝廷即以鐸統諸道兵馬收復長

安鐸為都統諸書年月不同如此新紀二年正月辛

亥王鐸為諸道行營都都統高駢罷都統据實錄四

月荅高駢詔罷都都統當在此年今從實錄新紀舊

駢傳云僖宗知駢無赴難意乃以鐸為京城四面諸

道行營兵馬都統韋昭度領江淮鹽鐵轉運使駢既

失兵柄又落利權攘袂大詬累上章自訴語詞不遜

按駢罷都統依前為諸道鹽鐵轉運使五月方罷此

夢瑣言曰王鐸初鎮荆南黃巢入寇望風而遁他日

通鑑卷二百五十五

中和二年

十七

將兵潼關黃巢令人傳語云相公儒生且非我敵無

汚我鋒刃自取敗亡也後到成都行朝拜諸道都統

所以高駢上表目之為敗軍之將也按鐸自荆南喪

師貶官未嘗將兵潼關皮光業見聞錄為都統在此

年二月亦謬又舊紀傳新傳鐸正為都都統新紀作

都統實錄初除及罷時皆為都統中間多云都都統

又西門思恭為都都監按此時諸將權知義成節度

為都統者甚多疑鐸為都都統是也

使俟罷兵復還政府高駢但領鹽鐵轉運使罷其都

統及諸使聽王鐸自辟將佐以太子少師崔安潛為

副都統辛未以周岌王重榮為都都統左右司馬諸

葛爽及宣武節度使康實為左右先鋒使時溥為催

遣綱運租賦防遏使

綱運自江淮來者皆由徐以右

州巡內故以溥任此職

神策觀軍容使西門思恭為諸道行營都都監又以

王昶存李孝昌拓跋思恭為京城東北西面都統以

楊復光為南面行營都監使又以中書舍人鄭昌圖

為義成節度行軍司馬給事中鄭畷為判官直弘文

館王搏為推官畷祖峻翻司勳員外郎裴贇為掌書

記昌圖從讜之從祖兄弟畷畷之弟搏璵之曾孫王璵

以祠禱歷事贇坦之子也裴坦見二百五十一又以

陝虢觀察使王重盈為東面都供軍使重盈重榮之

兄也陝失舟翻黃巢以朱溫為同州刺史令溫自

取之二月同州刺史米誠奔河中溫遂據之為朱溫

歸國已卯以太子少傅分司鄭畷為司空兼門下

張本通鑑二百五十四中和二年十一

侍郎同平章事召詣行在軍務一以咨之以王鐸判

戶部事朱温寇河中王重榮擊敗之敗補以李

昌言為京城西面都統朱玫為河南都統朱玫時鎮

出關東統河南諸鎮此河南蓋自龍門河東至蒲津一帶大河南岸也涇原節度使

胡公素薨軍中請命於都統王鐸承制以大將張鈞

為留後李克用寇蔚州蔚紆三月振武節度使契

苾璋奏與天德大同共討克用詔鄭從謹與相知應

接陳敬瑄多遣人歷縣鎮訶事訶謂正翻謂之尋

事人所至多所求取有二人過資陽鎮時蓋置鎮於

後魏分資中置資陽縣以其地在資水之陽獨無所

資陽今資陽縣之鎮
○曰資陽
○曰資陽
○曰資陽

求鎮將謝弘讓邀之不至自疑有罪夜亡入羣盜中

明旦二人去弘讓實無罪也捕盜使楊遷誘弘讓出

首而執以送使首式又翻下同送使送之云討擊擒

獲以求功敬瑄不之問杖弘讓脊二十釘於西城二

七日煎油潑之又以膠麻掣其瘡釘丁定翻二十七十四日也潑普活翻

掣尺列翻備極慘酷見者寃之又有邛州牙官阡能邛渠

考異曰張彭錦里耆舊傳作干能句延慶錦里耆

舊傳作阡能續寶運錄作阡能實錄新傳作阡能按

比夢瑣言安仁土豪阡能注云姓因公事違期避杖

亡命為盜楊遷復誘之復扶能方出首聞弘讓之寃

大罵楊遷發憤為盜驅掠良民不從者舉家殺之踰

乾符六年言
西川境內無
一人之盜

赫連鐸李
李可舉虛耗

月衆至萬人立部伍署職級職級謂牙前將吏自押

有等橫行邛雅二州間攻陷城邑所過塗地先是蜀

中少盜賊先悉薦翻自是紛紛競起州縣不能制敬

瑄遣牙將楊行遷將三千人胡洪畧莫匡時各將二

千人以討之 以右神策將軍齊克儉爲左右神策

內外八鎮兼博野奉天節度使 賜鄜坊軍號保大

郵音 夏四月甲午加陳敬瑄兼侍中 赫連鐸李

可舉與李克用戰不利 初高駢好神仙好呼有方

士呂用之坐妖黨亡命歸駢駢厚待之補以軍職於妖

遙用之鄴陽茶商之子也鄴陽漢古縣唐帶饒又客

廣陵熟其人情爐鼎之暇爐鼎所以鍊金石化丹砂為金銀之類頗言

公私利病故駢愈竒之稍加信任駢舊將梁纘陳珙馮

綬董瑾俞公楚姚歸禮素為駢所厚用之欲專權浸

以計去之駢遂奪纘兵族珙家綬瑾公楚歸禮咸見

踈用之又引其黨張守一諸葛毅共蠱惑駢守一本

滄景村民去羌呂翻張守一蓋居滄景二州間以術干駢無所遇窮困

甚用之謂曰但與吾同心勿憂不富貴遂薦於駢駢

寵待埒於用之埒龍輟翻等也毅始自鄱陽來用之先言於

駢曰玉皇以公職事繁重輟左右尊神一人佐公為

理公善遇之欲其久留亦可縻以人間重職明日毅

謁見詭辯風生駢以為神補鹽鐵劇職駢嚴潔甥姪

輩未嘗得接坐毅病風疽文炤曰疽干余切又子與

多但翻又音搔捫不替手膿血滿爪駢獨與之同席

促膝傳杯器而食左右以為言駢曰神仙以此試人

耳駢有畜犬搔肥也捫摸也替聞其腥穢多來近之

近其駢怪之殷笑曰毅嘗於玉皇前見之道家謂天

帝別來數百年猶相識駢與鄭畋有隙用之謂駢曰

宰相有遣劔客來刺公者刺七今夕至矣駢大懼問

計安出用之曰張先生嘗學斯術可以禦之駢請於

守一守一許諾乃使駢衣婦人之服衣於潛於他室

梁云監城今淮
安府監城縣

官劍之本作
寶劍

而守一代居駢寢榻中夜擲銅器於階令鏗然有聲

又密以囊盛彘血鏗上耕翻盛時征翻彘豕也灑於庭宇如格鬪

之狀及旦笑謂駢曰幾落奴手幾居希翻駢泣謝曰先生

於駢乃更生之惠也厚酬以金寶有蕭勝者賂用之

求鹽城監鹽城漢鹽漬縣地又無城邑唐武德七年置鹽城縣有監亭一百二十三有監屬楚

州九域志縣在州東南二百四十里駢有難色用之曰用之非為勝也

為于偽翻近得上仙書云有官劍在鹽城井中須一靈官

往取之以勝上仙左右之人欲使取劍耳駢乃許之

勝至監數月函一銅匕首以獻用之見稽首曰稽音啓

此北帝所佩得之則百里之內五兵不能犯駢乃飾

以珠玉常置坐隅

坐祖

用之自謂磻溪真君謂守一

乃赤松子殷乃葛將軍勝乃秦穆公之壻也

各以其姓傳會

以為仙磻

用之又刻青石為奇字云玉皇授白雲先

生高駢密令左右置道院香按駢得之驚喜用之曰

玉皇以公焚修功著將補真官計鸞鶴不日當降此

際用之等謫限亦滿必得陪幢節同歸上清耳

用之

與守一殷等本皆神仙以謫降在人間限期既滿當復升天列於仙官又道家之說有太清玉清上清是

為三清之境

是後駢於道院庭中刻木鶴時著羽服

跨之

著陟日夕齋醮鍊金燒丹費以巨萬計用之微

時依止江陽后土廟

貞觀十八年分江都置江陽縣與江都俱在揚州郭下后土廟

時依止江陽后土廟與江都俱在揚州郭下后土廟

今揚州城東南隅蕃釐觀是也然揚州古城在蜀岡

之上北連雷塘今城周世宗所徙則此時后土廟在

揚州城外也宋白曰宋武帝分江都縣置廣陵

縣隋初改為江陽縣以處江之正北故曰江陽舉動

祈禱及得志白駢崇大其廟極江南工材之選每軍

旅大事以少牢禱之少詩照翻用之又言神仙好樓居漢

方士語好說駢作迎仙樓說式芮翻費十五萬緡又作延

和閣高八丈高居傲翻用之每對駢呵叱風雨仰揖空際

云有神仙過雲表駢輒隨而拜之然常厚賂駢左右

使伺駢動靜共為欺罔駢不之寤伺相吏翻左右小有異

議者輒為用之陷死不旋踵但潛撫膺鳴指鳴指即彈指也

口不敢言駢倚用之如左右手公私大小之事皆決

案察子與
成都之守
事人皆知
今偵探

於用之退賢進不肖淫刑濫賞駢之政事於是大壞

矣用之知上下怨憤恐有竊發請置巡察使駢即以

用之領之募險獍者百餘人縱橫閭巷間猶古外翻

謂之察子民間呵妻詈子靡不知之用之欲奪人貨

財掠人婦女輒誣以叛逆擄掠取服擄音彭殺其人

而取之所破滅者數百家道路以目將吏士民雖家

居皆重足屏氣重直龍翻用之又欲以兵威脅制諸

將請選募諸軍驍勇之士二萬人號左右莫邪都讀邪

日駢即以張守一及用之為左右莫邪軍使署置將

吏如帥府帥所類翻器械精利衣裝華潔每出入導從近

賓客宋本作
姬妾是也

案涇原張豹
易定王重崇
河中王重崇
分南朱致
鳳翔李昌言

千人從才用翻用之侍妾百餘人自奉奢靡用度不

足輒留三司綱輸其家三司綱謂戶部度支鹽鐵所發綱運輸朝廷者用之

猶慮人泄其姦謀乃言於駢曰神仙不難致但恨學

者不能絕俗累累良瑞翻故不肯降臨耳駢乃悉去賓客

者皆先令沐浴齋戒去羌呂翻謝絕人事賓客將吏皆不得見有不得已見之

者後敷勿翻又方廢然後見拜起

纔畢已復引出由是用之得專行威福無所忌憚境

內不復知有駢矣為畢師鐸計用之殺駢張本復扶又翻王鐸將兩

川興元之軍屯靈感寺涇原屯京西易定河中屯渭

北邠寧鳳翔屯興平保定難屯渭橋難乃旦翻忠武屯

保大陳分陸
定難拓振晏恭
忠武周史楊復
光

三十僭兵略引作千
僭
以爲曰上帝生以
買
案日錄作買

武功官軍四集黃巢勢已蹙號令所行不出同華黃巢

將朱溫時據同州李詳據華州故民避亂皆入深山

號令之行止此二州華戶化翻築柵自保農事俱廢長安城中斗米直三十緡賊賣

人於官軍以爲糧官軍或執山寨之民鬻之人直數

百緡以肥瘠論價

圖

浙江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五十四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五十五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
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三百戶食實封玖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書

後學天台胡

三省

音註

唐紀七十一

一起亥默攝提格五月盡闕
逢執徐五月凡二年有奇

僖宗惠聖恭定孝皇帝中之下

中和二年五月以湖南觀察使閔勗權充鎮南節度

使

咸通六年置鎮南軍於洪州閔勗時據潭州
而以洪州節授之欲使之與鍾傳相斃也

勗屢

求於湖南建節朝廷恐諸道觀察使效之不許先是

王仙芝寇掠江西先悉高安人鍾傳聚蠻獠依山為

堡高安本漢豫章建城縣唐武德五年改名眾至萬

人仙芝陷撫州而不能守傳入據之詔即以爲刺史

至是又逐江西觀察使高茂卿據洪州撫州西北至

十里宋白曰撫州臨川郡漢南昌縣地吳置臨川郡

隋平陳罷郡爲州時總管楊武通奉使安撫即以撫

爲朝廷以勗本江西牙將事見上年故復置鎮南軍使

勗領之鎮南軍中若傳不受代令勗因而討之勗知

朝廷意欲鬪兩盜使相斃辭不行加淮南節度使

高駢兼侍中罷其鹽鐵轉運使駢既失兵柄又解利

權攘袂大詬是年春罷都統已失兵柄今解鹽鐵遣

轉運又失利權詬古侯翻又許侯翻

其幕僚顧雲章表自訴言辭不遜其略曰是陛下不

用微臣固非微臣有負陛下又曰姦臣未悟陛下猶

迷不思宗廟之焚燒不痛園陵之開毀又曰王鐸僨

軍之將謂乾符六年江陵之敗也崔安潜在蜀貪黷擊賊屢

捷無以指擿故言其在蜀貪黷豈二儒士能戢彊兵又

曰今之所用上至帥臣下及裨將以臣所料悉可坐

擒帥所類翻又曰無使百代有抱恨之臣千古留刮

席之恥刮席漢淮陽王事見漢紀臣但恐寇生東土劉氏復興言

東寇盜縱橫將有如其間即軹道之災豈獨往日又以秦

事指斥又曰今賢才在野儉人滿朝險思廉翻致陛

下為亡國之君此子等計將安出

顧雲蓋序次高駢大詬之言以為表

上命鄭畋草詔切責之其略曰綰利則牢盆在手

謂專

江淮鹽利也牢盆二語見漢武帝紀

主兵則都統當權直至京北京西

神策諸鎮悉在指揮之下可知董制之權而又貴作

司徒榮為太尉

按新書高駢傳駢帥西川已進檢校司徒兩京陷後天子猶冀駢立功進

檢校太尉

以為不用如何為用乎又曰朕緣久付卿兵柄

不能翦蕩元凶自天長漏網過淮

事見二百五十三卷廣明元年不

出一兵襲逐奄殘京國首尾三年廣陵之師未離封

部

離力智翻

忠臣積望勇士興譏所以擢用元臣誅夷巨

寇又曰從來倚仗之意一旦控告無門凝睇東南

大駢

寇又曰從來倚仗之意一日控生口無阻

計翻目小視也南楚曰睇惟增悽惻又曰謝玄破苻堅於淝水見

帝紀裴度平元濟於淮西見憲未必儒臣不如武將

又曰宗廟焚燒園陵開毀龜玉毀櫝誰之過歟用論

子之言寶龜寶玉皆櫝藏之在又曰姦臣未悟之言

何人肯認陛下猶迷之語朕不敢當又曰卿尚不能

縛黃巢於天長安能坐擒諸將又曰卿云劉氏復興

不知誰為魁首比朕於劉玄子嬰何太誣罔又曰况

天步未傾皇綱尚整三靈不昧百度俱存君臣之禮

儀上下之名分所宜遵守未可墮陵分扶問翻朕雖

冲人安得輕侮惡聲至必反之較計是非明已之直

告之辭漢魏以下數責其罪何駢臣節既虧自是貢
至如此通鑑書之以為後世戒

賦遂絕以天平留後曹存實為節度使元年曹全
最與賊戰

死遂順軍中之請命其兄子為帥黃巢攻興平興平諸軍退屯奉

天時鳳翔邠寧
軍屯興平加河陽節度使諸葛爽同平章事

六月以涇原留後張鈞為節度使是年二月王鐸
承制以張鈞為

涇原留後事見上卷荆南節度使段彥謨與監軍朱敬玫相

惡敬玫別選壯士三千人號忠勇軍自將之政莫杯
翻將即

亮彥謨謀殺敬玫己亥敬玫先帥眾攻彥謨殺之段
彥

暮據荆南事始二百五十以少尹李燧為留後蜀

人羅渾擎句胡僧羅夫子各聚眾數千人以應阡能

人羅渾擊句胡僧羅夫子各聚眾數千人以應

句古侯翻今蜀人從去聲。阡能反見上卷。是年三月考異曰張彭耆舊傳曰二年六月補楊行遷為軍

前四面都指揮使。干能亦散於諸處。下寨。官軍頻不利。八月羅渾擊反。十月句胡僧反。又曰九月干能渾

擊胡僧與官軍大戰於乾谿。官軍不利。十二月羅夫子反。眾二三千。句延慶耆舊傳曰二年五月羅渾擊

反。六月句胡僧反。有四千餘人。官軍與阡能戰於乾谿。官軍大敗。是月羅夫子反。聚眾三千人。實錄六月

句胡僧反。有眾二千餘。官軍與能戰乾谿。大敗。按張傳上云十月胡僧反。下云九月胡僧與官軍戰。自相

違。又阡能敗差一年。今楊行遷等與之戰數不利。所從實錄並附之六月。

翻求益兵府中兵盡。陳敬瑄悉搜倉庫門庭之卒以

給之。是月大戰於乾谿。據下文則此時諸盜至雙流

界。乾官軍大敗。行遷等恐無功。獲罪多。執村民為俘

送府。日數十百人。敬瑄不問。悉斬之。其中亦有老弱

乾谿在乾谿在乾谿

中和二年六月

及婦女觀者或問之皆曰我方治田績麻治直官軍

忽入村係虜以來竟不知何罪 秋七月己巳以鍾

傳為江西觀察使從高駢之請也傳既去撫州南城

人危全諷復據之南城漢古縣唐屬撫州九域志在撫州西二百二十里又遣

其弟仔倡據信州仔津之翻史炤相似切倡齒羊翻又音唱尚讓攻宜

君寨後魏太平真君七年置宜君縣於宜君川後置宜君郡隋廢郡為宜君縣唐併宜君縣入京兆

華原縣是時勤王之師蓋於宜君故縣立寨也會大雪盈尺賊凍死者什二

三蜀人韓求聚眾數千人應阡能考異曰張彭著舊傳三年六月

漸韓求反其邛州界內賊首千能遷逾漸侵入蜀州界今從句延慶傳及實錄鎮海節度

使周寶奏高駢承制以賊帥孫端為宣歙觀察使帥

吳三且君某考
廊州宜君也

使周寶奏高駢承制以財帥孫...

類翻歛詔寶與宣歙觀察使裴虔餘發兵拒之南

書涉翻詔上書請早降公主嗣曹王龜年之使南詔也上以宗室女為安化長公主許婚

詔報以方議禮儀九月三日雲南驃信差布燮楊奇肱等齎國信來通和迎公主太師借副使儀注郊迎

布燮始相見揖副使云請不拜太師聞極怒朝廷告以俟更議車服制數定續有旨命

竟空還今從雲南事狀及實錄以保大留後東

方達為節度使充京城東面行營招討使按李孝昌以廊師勤

王去年為黃巢所攻奔歸本道東方達蓋代李孝昌者也閏月加魏博節度使

韓簡兼侍中八月以兵部侍郎判度支鄭紹業同

平章事兼荆南節度使浙東觀察使劉漢宏遣弟

漢宥及馬步都虞候辛約將兵二萬營于西陵謀兼

西陵即西興在蕭山縣三四

中和二年七月

并浙西杭州刺史董昌遣都知兵馬使錢鏐拒之壬

子鏐乘霧夜濟江襲其營大破之所殺殆盡漢宥辛

約皆走自此杭越交兵而劉漢宏為錢鏐禽矣鏐力求翻

魏博節度使韓

簡亦有兼并之志自將兵三萬攻河陽敗諸葛爽於

脩武敗補爽棄城走簡留兵戍之因掠邢洛而還從

宣翻又李國昌自達如字鞞帥其族遷于代州李克用既據代

州故其父帥其族自達鞞還帥讀曰率黃巢所署同州防禦使朱温

屢請益兵以扞河中知右軍事孟楷抑之不報温見

巢兵勢日蹙知其將亡親將胡真謝瞳勸温歸國九

月丙戌温殺其監軍嚴實舉州降王重榮温以舅事

重榮温母王氏以重榮與王重榮同生女以舅事

重榮

溫母王氏以與重榮同姓故以舅事

王鐸承制

以溫為同華節度使使使瞳奉表詣行在

朱溫因王重榮以歸唐而

重榮之後夷於朱溫之手唐祚亦夷於溫矣華戶化翻下同

瞳福州人也李詳以

重榮待溫厚亦欲歸之為監軍所告黃巢殺之

詳據華州

見上卷

以其弟思鄴為華州刺史

桂州軍亂逐節

度使張從訓以前容管經畧使崔焯為嶺南西道節

度使

焯職略翻

平盧大將王敬武逐節度使安師儒自

為留後

初朝廷以龐勛降將湯羣為嵐州刺史

宋

曰嵐州漢汾陽縣地漢末其地無郡邑曹公遂立新興郡於此後魏末於此置嵐州因界內岢嵐山為各

降戶江翻將即亮翻嵐盧含翻

羣潛通沙陀朝廷疑之徙羣懷州刺

史鄭從讜遣使齎告身授之冬十月庚子朔羣殺使

者據城叛附于沙陀壬寅從讜遣馬步都虞候張彥

球將兵討之賊帥韓秀昇屈行從起兵斷峽江路

屈居勿翻斷音短斷峽江之路則荆蜀之信使不通王命將不得行於東南癸丑陳敬瑄

遣押牙莊夢蝶將二千人討之傳三年九月峽路賊

韓秀昇十月峽路賊屈行從反陳太師差押牙莊二

夢將兵二千人十月二十日發往峽路句延慶者舊

傳於中和二年七月韓求反下又云峽路韓秀昇屈

行從反川主選點兵士一千人差押牙莊夢蝶押領

十月癸丑發峽路收討韓秀昇蓋因十月討之而言

耳實錄取句傳而誤於七月下云韓秀昇屈行從為

亂敬瑄遣大將莊夢蝶以兵三千討之新傳又遣押

牙胡弘略將千人繼之韓簡復引兵擊鄆州復扶

胡弘略

節聖又使曹存實並戰敗死天平部將下品天官文金

德府夏邑奸

節度使曹存實逆戰敗死天平都將下邑朱瑄收餘

衆嬰城拒守下邑漢古縣唐屬宋州九域志簡攻之

不下詔以瑄權知天平留後繼其叔父全晟為天平

節度使未周歲而遇害舊傳瑄為青州王敬武牙卒

中和初黃巢據長安詔徵天下兵王敬武遣牙將曹

全晟率兵三千赴難關西瑄已為軍候會青州警急

敬武召全晟還路由鄆州時鄆將薛崇為草賊王仙

芝所殺崔君裕權知州事全晟知其兵寡襲殺君裕

據有鄆州自稱留後以瑄有功署為濮州刺史留將

牙軍光啓初魏博韓簡欲兼并曹鄆以兵濟河收鄆

全晟出兵逆戰為魏軍所敗全晟死之瑄收合殘卒
保州城韓簡攻圍半年不能拔會魏軍亂退去朝廷
嘉之授以節鉞新傳與之同薛居正五代史瑄傳中
和二年張濬徵兵於青州敬武遣將曹全晟率軍赴
之以瑄隸焉賊敗出關全晟以本軍還鎮會鄆帥薛
崇卒部將崔君預據城叛全晟攻之殺君預因為留
後瑄以功授濮州刺史鄆州馬步軍都將光啓初魏

博韓允中攻鄆全晟為其所害瑄據城自固三軍推
為留後允中敗朝廷以瑄為天平節度使按王仙芝
死已久曹全晟久為節度去歲死王敬武今歲始得
青州新舊傳薛史皆誤今從實錄又新傳瑄作宣歐
陽脩五代史記注云今流俗以宣弟瑾
於各加王者非也今從舊傳薛史實錄

右金吾大將軍河中行營招討副使賜名全忠 李

克用雖累表請降而據忻代州數侵掠并汾爭樓煩

監數所角翻樓煩監本屬隴右節度以嵐州刺史兼

使義武節度使王處存與克用世為昏姻按新書王

籍神策軍家京兆萬年縣勝業里為天下高詔處存

諭克用若誠心款附宜且歸朔州俟朝命若暴橫如

故朝直遥翻當與河東大同軍共討之是時鄭從謹

橫戶孟翻

帥河東赫連

鐸帥
大同

以平盧大將王敬武為留後

王敬武既逐安師儒朝廷遂命

為留後

時諸道兵皆會關中討黃巢獨平盧不至王鐸

遣都統判官諫議大夫張濬往說之

說輸敬武已受

黃巢官爵不出迎濬見敬武責之曰公為天子藩臣

侮慢詔使不能事上何以使下敬武愕然謝之既宣

詔將士皆不應濬徐諭之曰人生當先曉逆順次知

利害黃巢前日販鹽虜耳

事見二百五十一卷乾符二年公等捨累

葉天子而臣之果何利哉今天下勤王之師皆集京

畿而淄青獨不至一旦賊平天子返正公等何面目

見天下之人乎不亟往分功名取富貴後悔無及矣

將士皆改容引咎顧謂敬武曰諫議之言是也敬武

即發兵從濬而西 劉漢宏又遣登高鎮將王鎮將

兵七萬屯西陵 路振九國志作屯漁浦按今 錢鏐復

濟江襲擊大破之斬獲萬計 復扶 得漢宏補諸將官

偽敕二百餘通鎮奔諸暨 宋白曰諸暨秦舊縣縣界

越州西南一 黃巢兵勢尚彊王重榮患之謂行營

都監楊復光曰臣賊則負國討賊則力不足奈何復

光曰鴈門李僕射 時李克用據代州代州鴈門郡也

使驍勇有彊兵其家尊與吾先人嘗共事相善 楊復

父玄价嘗監鹽州軍沙陀之歸國也先由 彼亦有徇

通鑑二百五十五

若曰論上補且

以朝旨四字

諱一下補王

必在亦道

嵐巖路

石合亦宵州

伊十掌院

辟克用十二

案黃思鄴上
考作黃鄴

國之志所以不至者以與河東結隙耳誠以朝旨諭

鄭需召之必來鄭公謂從讜也結隙見來則賊不足

平矣東面宣慰使王徽亦以為然時王鐸在河中乃

以墨敕召李克用諭鄭從讜王鐸為都都統便宜從

墨敕十一月克用將沙陀萬七千自嵐石路趣河中七趣

喻翻嵐州南至石州一百八十里不敢入太原境獨與數百騎過晉

陽城下與從讜別從讜以名馬器幣贈之李詳舊

卒共逐黃思鄴考異曰實錄李詳下牙隊兵斬偽

降河中王鐸承制除遇為刺史按黃鄴與黃推華陰

鎮使王遇為主以華州降于王重榮王鐸承制以遇

為刺史

阡能黨愈熾侵淫入蜀州境

侵淫以癰疽侵食寢淫為

喻陳敬瑄以楊行遷等久無功以押牙高仁厚為都

招討指揮使將兵五百人往代之未發前一日有鬻

麵者自旦至午出入營中數四邏者疑之邏郎執而

訊之果阡能之謀也謀達仁厚命釋縛温言問之對

曰某村民阡能囚其父母妻子於獄云汝訶事歸古

迴翻又得實則免汝家不然盡死某非願爾也仁厚

曰誠知汝如是我何忍殺汝今縱汝歸救汝父母妻

子但語阡能云高尚書來日發語牛倨翻下贊語同

立功已檢校尚書矣所將止五百人無多兵也然我活汝一家

汝當為我潛語寨中人云僕射愍汝曹皆良人為賊

所制情非得已為我于偽翻語牛倨尚書欲拯救湔

洗汝曹湔則前翻湔滌也亦洗也言百姓為賊所汙染湔洗與惟新尚書來汝曹

各投兵迎降降戶江翻尚書當使人書汝背為歸順字遣

汝復舊業所欲誅者旣能羅渾擎句胡僧羅夫子韓

求五人耳必不使橫及百姓也橫戶孟翻謀曰此皆百姓

心上事尚書盡知而赦之其誰不舞躍聽命一口傳

百白傳千川騰海沸不可遏也比必利翻下比尚書之至

至百姓必盡奔赴如嬰兒之見慈母旣能孤居立成

擒矣明日仁厚引兵發至雙流把截使白文現出迎

仁厚周視塹柵怒曰阡能役夫其衆皆耕民耳竭一

府之兵歲餘不能擒今觀塹柵重複牢密如此龍翻

復方宜其可以安眠飽食養寇邀功也命引出斬之

監軍力救久之乃得免命悉平塹柵纔留五百兵守

之餘兵悉以自隨又召諸寨兵相繼皆集阡能聞仁

厚將至遣羅渾擎立五寨於雙流之西伏兵千人於

野橋箐以邀官軍蜀人謂篁竹之間為箐李心傳曰

詩有邊城作二聯云管排蠻戶遠出箐烏巢孤自注

仁厚謂稅戶為排戶謂林為叢箐史炤曰箐倉甸

遣人釋戎服入賊中告諭如昨日所以語謀者賊大

野橋箐即
在雙流縣

切蓋從去
聲亦通

遺人釋戎服入賊中...

喜呼譟爭棄甲投兵請降拜如摧山仁厚悉撫諭書

其背書其背作歸順字使歸語寨中未降者寨中餘眾爭出

降渾擎狼狽踰寨走其眾執以詣仁厚仁厚曰此愚

夫不足與語械以送府悉命焚五寨及其甲兵惟留

旗幟所降凡四千人明日仁厚謂降者曰始欲即遣

汝歸而前途諸寨百姓未知吾心或有憂疑藉汝曹

為我前行過穿口新津寨下示以背字告諭之穿口即新

津新穿口也比至延貢可歸矣九域志邛州安仁縣

為于偽翻比至延貢可歸矣有延貢寨安仁秦臨

邛縣地武德二年置安仁縣九乃取渾擎旗倒繫之

為隊下宋本有授以種使前走字

穿口在邛州新津今新津縣延貢在大邑縣今大邑縣屬邛州

呼火羅渾擊已生擒送使府大軍行至汝曹居寨中

者速如我出降立得為良人無事矣至穿口向胡僧

置十一寨寨中人爭出降胡僧大驚拔劍遏之衆投

瓦石擊之共擒以獻仁厚其衆五千餘人皆降又明

旦焚寨使降者執旗先驅一如雙流至新津韓求置

十三寨皆迎降求自投深斬其衆鉤出之已死斬首

以獻將士欲焚寨仁厚止之曰降人猶未食使先運

出資糧然後焚之新降者競炊爨與先降來告者共

食之語笑歌吹歌嘔唱也吹吹笙笛之類也終夜不絕明日仁厚

縱雙流穿口降者先歸使新津降者執旗先驅且曰

入邛州境亦可散歸矣。羅夫子置九寨於延真，其衆前夕望新津火光，已不眠矣。及新津人至，羅夫子脫身棄寨奔阡能，其衆皆降。明日，羅夫子至阡能寨，與之謀悉衆決戰，計未定。日向暮，延真降者至，阡能羅夫子走馬巡寨，欲出兵，衆皆不應。仁厚引兵連夜逼之，明日，諸寨知大軍已近，呼譟爭出，執阡能。阡能窘急赴井，爲衆所擒，不死。又執羅夫子，羅夫子自到。

鼎衆挈羅夫子首縛阡能，驅之前迎官軍。見仁厚擁

馬首，大呼泣拜曰：「百姓負冤日久，無所控訴，自謀者

還。」即仁厚所縱百姓引領度頃刻如暮年，今遇尚書

鬻鬻者也

胡文忠曰仁厚知民
皆勞從故後成功
若老賊則不赦也
月錄不殺人

如出九泉睹白日已死而復生矣謹呼不可止
謹與

賊寨在他所者分遣諸將往降之仁厚出軍凡六日

五賊皆平按九域志雙流縣在成都南四十里自此而南至新穿口又南至新津又南至延貢

又南至阡能寨度其道里相去各不過四五十里高仁厚知蜀民之心非樂於從亂而脅於五賊之威因

其心而誘導之故脅從者皆望風降服師不留行而五賊平矣考異曰張彭者舊傳中和三年冬干能

轉盛官軍戰即不利陳敬瑄乃遣仁厚討之十一月五日仁厚進發六日擒羅渾擎七日擒句胡僧得韓

求首級九日擒干能得羅夫子首級十一月二十二日回戈自城北門入三日大設五日議功高公自檢

校兵部尚書檢校左僕射授眉州刺史張彭書語雖俚淺或有抵牾然叙事甚詳苟無此書則仁厚功業

悉沉沒矣句延慶傳中和二年仁厚梟五賊之首凱旋歸府冬十二月戊寅皇帝御大玄樓高仁厚與將

校等於清遠橋朝見至後三日大設高仁厚除授眉州刺史延慶不知據何書知干能敗在二年冬然要

辛梅前已稱高
書山即旅之日
張勳傳云自尚書
據板左僕射矣
叙此自亦保

常高當作四

之仁厚擒韓秀昇在三年十月前則擒干能必更在前矣十二月已亥朔無戊寅日必誤也實錄二年十月草賊阡能於蜀州敗官軍陳敬瑄遣高仁厚討之實錄見句傳叙討阡能事承十月癸丑發峽路收討韓秀昇下因附之十月亦誤也實錄又曰十二月仁厚以阡能首來獻帝御大玄樓宣慰回戈將士以仁厚為檢校工部尚書眉州防禦使亦因句傳而去其日又此年十月戊辰昇眉漢彭綿等州並為防禦使故改刺史為防禦耳今高仁厚擒阡能每下縣鎮輒既不知決在何年月故因實錄附於此

補鎮逼使使安集戶口於是陳敬瑄梟韓求羅夫子首於市釘阡能羅渾擎於城西七日而高之釘丁定

阡能孔目官張榮本安仁進士屢舉不中第歸於瓦阡能為之謀主為草書檄為草于阡能敗以詩啟求哀於仁厚仁厚送府釘於馬市自餘不戮一人十二

通鑑卷二百五十五 中和三年十一月二

月以仁厚為眉州防禦使陳敬瑄榜邛州凡阡能等

親黨皆不問未幾幾居邛州刺史申捕獲阡能叔父

行全家三十五人繫獄請準法準法謂反逆親屬當從坐誅敬瑄

以問孔目官唐溪對曰公已有榜令勿問而刺史復

捕之復扶又翻此必有故今若殺之豈惟使明公失大信

竊恐阡能之黨紛紛復起矣敬瑄從之遣押牙牛暈

往集眾於州門破械而釋之因詢其所以然果行全

有良田刺史欲買之不與故恨之敬瑄召刺史將按

其罪刺史以憂死他日行全聞其家由溪以免密餉

溪餽箔金百兩博聞錄有餽箔金法金及分數者打成大薄片以黃紙一兩雞屎一兩

溪餉酒金百兩成太薄片以共...

膳器半兩礪砂一分信土一兩赤土一兩衮研以鹽

膽水調金片上炙乾更捺更多如此三度已來用牛

糞灰一重重鬲下大火燉一日取出温溪怒曰此乃

湯洗淨其存者金也其餹出者銀也

太師仁明陳敬瑄檢校太師故稱之何預吾事汝乃懷禍相餉乎

還其金斥逐使去史言唐溪有古君子之風河東節度使鄭從

謹奏克嵐州執湯羣斬之湯羣以城附沙陀以忻代等州

留後李克用為鴈門節度使初朝廷以鄭紹業為

荆南節度使時段彥謨方據荆南紹業憚之踰半歲

乃至鎮上幸蜀召紹業還以彥謨為節度使彥謨為

朱敬玫所殺是年三月朱敬玫殺段彥謨復以紹業為節度使紹

業畏敬玫逗遛不進軍中久無帥至是敬玫署押牙

案據此則鄭紹業執心在... 後珠鞍... 之前而前於三... 月... 死... 紹業為荆南... 乃復使之也

陳儒知府事儒江陵人也加奉天節度使齊克儉

河中節度使王重榮並同平章事李克用將兵四

萬至河中考異曰實錄在明年正月今從新太祖紀年錄薛居正五代史遣從父

弟克脩先將兵五百濟河嘗賊嘗試也初克用弟克讓

為南山寺僧所殺其僕渾進通歸于黃巢自高潯之

敗潯敗見上卷上年諸軍皆畏賊莫敢進及克用軍至賊憚

之曰鷓軍至矣當避其鋒克用軍皆衣黑衣於既翻故謂

之鷓軍巢乃捕南山寺僧十餘人遣使齎詔書及重

賂因渾進通詣克用以求和克用殺僧哭克讓受其

賂以分諸將焚其詔書歸其使者考異曰太祖紀年錄初克讓於潼

關戰敗，避賊南山，隱於佛寺。夜為山僧所害，紀綱、渾進、通冒刃獲免，歸黃巢。賊素憚太祖，聞其至也，將託情修好，捕害克讓之僧十餘人，殺之。巢令其將米重威、齋重賂偽詔，因渾進通見太祖，乃召諸將領其賂，燔其偽詔，以徇。薛史克讓傳曰：乾符中，以功授金吾將軍，留宿衛。初，懿祖歸朝，憲宗賜宅於親仁坊。武皇之起雲中，殺段文楚也。天子詔巡使王處存夜圍親仁坊，捕克讓。詰旦，兵合，克讓與十餘騎彎弧躍馬，突圍而出。官軍數千人追之，比至渭橋，死者數百。克讓自夏陽掠船而濟，歸於鴈門。按克讓於時猶在雲州。此克讓恐當作克用。云鴈門誤也。後唐懿祖紀年錄曰：其兄克恭、克儉皆伏誅。按是時國昌猶自請討克用。朝廷必未誅其子。蓋國昌振武不受代後，克恭、克儉始被誅。薛史又曰：明年武皇昭雪克讓，復入宿衛。黃巢犯關，僖宗幸蜀。克讓時守潼關，為賊所敗。按國昌以乾符五年不受代，朝廷發兵討之。六年，克用未嘗昭雪。克讓何從得入宿衛？廣明元年，國昌父子兵敗，逃入達鞞。其年冬，黃巢陷長安，克讓何嘗守潼關？戰敗而死於佛寺，或者為朝廷所圍捕時逃入南山，佛寺為僧所殺，則不可知也。今事既難明，故但云為

夏陽在縣城
同州
縣東

寺僧所殺而已武德三年分郃陽置河西引兵自夏陽度河縣乾元三年河西曰夏

陽屬河中府後屬同州夏戶雅翻軍于同州孟方立既殺成麟見上

卷元引兵歸邢州潞人請監軍吳全勗知留後是歲

王鐸墨制以方立知邢州事方立不受囚全勗與鐸

書不受鐸命而與鐸書期必濟其私欲願得儒臣鎮潞州鐸以鄭昌圖

知昭義軍事既而朝廷以右僕射租庸使王徽同平

章事充昭義節度使徽以車駕播遷中原方擾方立

專據山東邢洛磁三州度朝廷力不能制邢洛磁於潞州為山

東度徒辭不行請且委昌圖詔以徽為大明宮留守洛翻

京畿安撫制置修奉園陵使大明宮即東內也時黃巢猶據京師大明宮為

昌圖不能
守要處

賊所竊處園陵之開毀者亦多以此職命授徽以俟收復昌圖至潞州不三月而

去方立遂遷昭義軍於邢州自稱留後表其將李殷

銳為潞州刺史為潞州叛孟方立張本考異曰實

鄭昌圖為中書舍人三月邢州軍亂殺其帥成麟以

中書舍人鄭昌圖權為昭義留後按成麟前已為孟

方立所殺况不在邢州邢州乃方立所治也又於時

潞州已為李克脩所據昌圖安得更往彼為留後又

其年五月以右僕射王徽同平章事充昭義節度使

徽上表懇述非便乃復以本官充大明宮留守舊王

徽傳初潞州軍亂殺成麟以兵部侍郎鄭昌圖權知

昭義軍事時孟方立割據山東二州別為一鎮上黨
支郡惟澤州耳而軍中之人多附方立昌圖不能制
宰相奏請以重臣鎮之乃授徽檢校尚書左僕射同
平章事澤潞邢洛磁觀察等使時鑿輅未還關東聚
盜而河東李克用與孟方立爭澤潞以朝廷兵力必
不能加上表訴之曰鄭昌圖主留累月將結深根孟
方立專據三州轉成積豐招其外則潞人胥怨撫其

內則邢將益疑禍方熾於既焚計柰何於已失須觀
 勝負乃決安危伏乞聖慈博求廷議擇其可付理在
 從長天子乃以昌圖鎮之以徽為諸道租庸供軍等
 使新孟方立傳曰方立攻成麟斬之擅裂邢洛磁為
 鎮治邢為府號昭義軍潞人請監軍使吳全勛知兵
 馬留後時王鐸領諸道行營都統以潞未定墨制假
 方立知邢州事方立不受囚全勛以書請鐸願得儒
 臣守潞鐸使參謀中書舍人鄭昌圖知昭義留事欲
 遂為帥僖宗自用舊相王徽領節度時天子在河西
 關中雲擾方立擅地而李克用窺潞州徽度朝廷未
 能制乃固讓昌圖昌圖治不三月輒去方立更表李
 殷銳為刺史乃徙治龍岡會克用為河東節度使昭
 義監軍祁審誨乞師求復昭義軍克用殺殷銳遂并
 潞州表克脩為留後按王鐸以三年正月罷都統則
 昌圖知昭義留後必在二年也昌圖在潞不三月引
 去今徽以潞讓昌圖則徽除昭義必不在四年五月
 實錄年月皆誤也方立若已自稱昭義留後遷軍額
 於邢州則不止割據三州若欲別為一鎮則應別立
 軍名必不與潞州並稱昭義若但以潞為支那當自
 除刺史不以書與王鐸更求儒臣就使求之鐸亦當

以昌圖爲潞州刺史。不云知昭義軍事。又不得以澤州爲支郡也。蓋方立旣殺成麟。以邢州鄉里。欲徙鎮之。故身往邢州。而潞人不從。故請全勗爲留後。方立以衆情未洽。未敢自立。故囚全勗。外示恭順。託以中人不可爲帥。而請於王鐸。乞除儒臣。其意以儒臣易制。欲外奉爲帥。而自專軍府之政。漸謀代之也。旣而昌圖至潞。欲行帥職。而山東三州。已爲方立所制。不受帥命。獨澤州在南。尚可號令耳。故王徽表云。昌圖主留累月。已深結根。言在澤潞已久。人心稍附。已所不如也。又云。方立專據三州。轉成積豐。謂昌圖欲行帥權。而方立不率將職。互相窺覷。故積豐也。又云。招其外。則潞人胥怨。撫其內。則邢將益疑。謂今邢潞已成豐隙。已至彼。欲加惠於邢。則潞人怨其寵賊。加惠於潞。則邢將疑其圖已也。又云。須觀勝負。乃決安危。謂昌圖能勝。方立則昭義乃安也。昌圖在潞。終不自安。故以軍府授方立。而去。方立然後自稱留後。徙軍額於邢州。以潞爲支郡。表殷銳爲刺史。故新傳徙治龍岡。在殷銳爲刺史下。此其證也。於是潞人怨而召沙陀。當徽除節制之時。克用猶未敢爭澤潞也。吳全勗疑是方立。初入潞府。時監軍。故王鐸使知留後。方

立既囚之疑其遂斥去祁審誨恐是鄭昌圖時監軍
太祖紀年錄云方立虜審誨自稱留後薛居正五代
史方立傳云方立以邢為府以審誨知潞州事互說
不同且既虜審誨必不以知潞州方立表殷銳為刺
史而審誨猶依舊必是後來監軍方立以其未嘗異
已故不疑之若嘗被囚虜必不復留此之不實昭然
可知疑唐末昭義數逐帥劉廣成麟作亂被殺人皆
知之記事者不詳考正或以先者為後後者為先差
互不同故諸書多抵牾不合耳又薛史安崇阮傳云
安文祐初為潞州牙門將光啓中軍校劉廣逐節度
使高潯據其城僖宗詔文祐平之既殺劉廣召赴行
在授邛州刺史其後孟方立據邢洛攻上黨朝廷以
文祐本潞人也授昭義節度使令討方立自蜀至澤
州與方立戰敗於陣按諸書皆無文祐為節度使
事况光啓中澤潞已為李克脩所據文祐來當
與克脩戰不得與方立戰也其事恐虛今不取

州刺史秦彥使其子將兵數千襲宣州遂觀察使竇

滴而代之滴食聿翻又音聿又音決秦彥降高駢見

案本年六月
宣欽觀
使高駢代

使孫端代

用之也為彦以宣
州兵入廣陵張本

齊金
後四年

三年春正月李克用將李存貞敗黃揆于沙苑敗補

己巳克用進屯沙苑揆巢之第也王鐸承制以克用策

北面行營都統以楊復光為東面都統監軍使陳景

思為北面都統監軍使乙亥制以中書令充諸道行

營都統王鐸為義成節度使令赴鎮田令孜欲歸重

北司稱鐸討黃巢以無功卒用楊復光策召沙陀而

破之故罷鐸兵柄以悅復光罷王鐸兵柄在正月李

田令孜以黃巢之勢已蹙而楊復光克用破黃巢在四月蓋

之功必成先以是悅之耳卒子恤翻又以副都統崔
安潛為東都留守以都都監西門思恭為右神策中

卷四
下補
賊必破
字

城二
字

尉充諸道租庸兼催促諸道進軍等使令孜自以建

議幸蜀收傳國寶列聖真容散家財犒軍為已功令

宰相藩鎮共請加賞上以令孜為十軍兼十二衛觀

軍容使令孜從幸蜀募神策新軍為五十四都離為

衛左右威衛左右領軍衛左右成德節度使常山忠

穆王王景崇薨軍中立其子節度副使鎔知留後事

時鎔生十年矣以天平留後朱瑄為節度使二

月壬子李克用進軍乾陀乾陀在沙苑與河中易定

忠武軍合尚讓等將十五萬眾屯于梁田陂舊書作

在成店西明日大戰自午至晡賊眾大敗俘斬數萬

唐曰去以天平留後朱景崇後平共十三子

河中王重榮

易定王處存

忠武楊復元

吳三梁由限在

今西安府

伏月二十里... 州據之... 王遇...

目錄三張走

案為王緒以臨見上卷中初元年

伏尸三十里巢將王璠黃揆襲華州據之王遇亡去

去年王遇據華州歸國璠字表翻

初光州刺史李罕之為秦宗權

所攻棄州奔項城

李罕之與秦彥俱降高駢蓋駢使守光州

帥餘眾歸諸

葛爽

帥讀日率

爽以為懷州刺史韓簡攻鄆州半年不能

下爽復襲取河陽

去年八月韓簡破諸葛爽取河陽十月移兵攻鄆州

朱瑄請

和簡乃捨之引兵擊河陽爽遣罕之逆戰於武陟魏

軍大敗而還大將澶州刺史樂行達先歸據魏州軍

中共立行達為留後簡為部下所殺

懿宗咸通十一年韓君雄得魏

博二世十四年而滅

考異曰舊傳簡攻河陽行及新郡為諸葛爽所敗單騎奔迴憂憤疽發背而卒時

中和元年十一月也

新傳亦同今從實錄

新郡當作新鄉 已未以行達為魏博

留後 甲子李克用進圍華州黃恩鄴黃揆嬰城固

守克用分騎屯渭北 以王鎔為成德留後 以鄭

紹業為太子賓客分司以陳儒為荆南留後 峽路

招討指揮使莊夢蝶為韓秀昇屈行從所敗退保忠

州去年遣莊夢蝶討韓秀昇等敗補邁翻應援使胡弘略戰亦不利江

淮貢賦皆為賊所阻百官無俸時車駕在蜀江淮租賦所阻雲安清井路不通民間乏鹽雲安縣漢胸臆地後周改曰雲

安縣唐屬夔州有鹽官九域志在州西一百三十三

里鹽監又在縣西三十里清井在瀘州西南二百六

十三里史炤曰清井漢犍為郡之漢陽縣陳敬瑄奏

以眉州防禦使高仁厚為西川行軍司馬將三千兵

雲安縣屬夔州有團雲監井在縣北清井在長寧縣北井在密州上流不解何以不通天云清井在瀘州江安縣

以眉州防禦使高仁厚為西川行軍副使將三千兵

討之考異曰張彭耆舊傳曰中和四年甲辰春三月

退至忠州川主太師召眉州刺史高仁厚使討秀昇

等許以成功除梓帥即日聞奏拜行軍司馬將步卒

千人三月五日進發句延慶耆舊傳中和三年二月

莊夢蝶為賊所敗川主喚仁厚奏授峽路招討都指

揮使將兵三千人三月辛丑進發實錄三年二月夢

蝶為賊所敗陳敬瑄奏以仁厚代夢蝶將兵三千進

討詔拜行軍司馬是月丁卯朔無辛丑辛丑乃四月

五日延慶誤也實錄三年二月敬瑄奏仁厚代夢蝶

蓋亦用句傳年月今從之加鳳翔節度使李昌言同平章事

黃巢兵數敗食復盡數所角翻陰為遁計發兵二萬

搯藍田道搯藍田道所以通自武二月壬申遣尚讓

將兵救華州李克用王重榮引兵逆戰於零口破之

克用進軍渭橋騎軍在渭北克用每夜令其將薛志

零口在臨潼縣
冷水入渭之口也
案即零口

通鑑二百五十一中和三年

勤康君立潛入長安燔積聚斬虜而還零口在京北昭應縣積子

智翻聚從遇翻又賊中大驚以淮南押牙合肥楊

行愍為廬州刺史考異曰十國紀年云楊行密六合人今從薛居正五代史徐鉉吳

錄行愍本廬州牙將勇敢屢有戰功都將忌之白刺

史郎幼復連使出戍於外行愍過辭過古禾翻過都將而辭行也

都將以甘言悅之問其所須須者意行愍曰正須汝

頭耳遂起斬之并將諸營自稱入營都知兵馬使幼

復不能制薦於高駢請以自代駢以行愍為淮南押

牙知廬州事朝廷因而命之行愍聞州人王勗賢名

欲用之固辭問其子弟曰子潛好學慎密可任以事

欲用之固辭問其子弟曰子潛好學密

弟子稔有氣節可為將行愍召潛置門下以稔及定

遠人季章為騎將楊行愍後改名行密事始此定遠漢曲陽縣地梁改為定遠縣唐屬

濠州九域志在州南入十初呂用之因左驍雄軍使

俞公楚得見高駢用之橫甚孟翻或以咎公楚公楚

數戒用之少自斂毋相累數所角翻少詩沼翻斂力儼翻累力瑞翻用之

街之右驍雄軍使姚歸禮氣直敢言尤疾用之所為

時面數其罪數所具翻常欲手刃之癸未夜用之與其黨

會倡家歸禮潛遣人藝其室倡音昌藝如悅翻燒也殺貌類者

數人用之易服得免明日窮治其事治直翻獲縱火者

皆驍雄之卒用之於是日夜譖二將於駢未幾駢使

吳曰慎今廬州府合肥

吳云黃嶺巖下貞女三鎮俱在紹興府諸暨縣西北

二將將驍雄卒三千襲賊於慎縣慎縣漢九江浚道縣地古城在今縣

南隋置慎縣唐屬廬州九域志在州東北六十里幾居豈翻用之密以語楊行愍

云公楚歸禮欲襲廬州行愍發兵掩之二將不為備

舉軍盡殪語牛倮翻殪壹計翻以二將謀亂告駢駢不知用之

謀厚賞行愍為楊行愍以廬州起張本已丑以河中行營招討

副使朱全忠為宣武節度使俟克復長安令赴鎮

癸巳李克用等拔華州黃揆棄城走劉漢宏分兵

屯黃嶺巖下貞女三鎮三鎮皆當在婺越間錢鏐將八都兵自

富春擊之自富春度江擊三鎮富春即富陽縣破黃嶺擒巖下鎮將史

弁貞女鎮將楊元宗漢宏以精兵屯諸暨鏐又擊破

之漢宏走。莊夢蝶與韓秀昇屈行從戰又敗其敗

兵紛紜還走所在慰諭不可遏遇高仁厚於路叱之

即止仁厚斬都虞侯一人更令修妮部伍妮側角翻

也乃召耆老詢以山川蹊徑及賊寨所據喜曰賊精

兵盡在舟中使老弱守寨資糧皆在寨中此所謂重

戰輕防其敗必矣乃揚兵江上為欲涉之狀賊晝夜

禦備遣兵挑戰挑徒了翻仁厚不與交兵潛發勇士千人

執兵負藁夜由間道攻其寨且焚之間古莧翻賊望見分

兵往救之不及資糧蕩盡眾心已搖仁厚復募善游

者鑿其舟相繼皆沈復扶又翻賊往來惶惑不能相

救仁厚遣兵於要路邀擊且招之賊眾皆降秀昇行

從見眾潰揮劍亂斫欲止之眾愈怒共執二人詣仁

厚仁厚詰之曰何故反秀昇曰自大中皇帝晏駕

皇帝謂宣宗天下無復公道紐解網絕今日反者豈惟秀

昇成是敗非机上之肉惟所烹醢耳仁厚愀然命善

食而械之愀七小翻食祥吏翻善夏四月庚子獻于

行在斬之將步卒千人三月五日進發莊尚書三月

二十日齊進四月十四日峽路甲四月一日大破峽

賊句延慶耆舊傳三年四月庚午擒韓秀昇捷書到

府按是月丁酉朔無庚午實錄中和三年四月庚子
仁厚擒韓秀昇獻於行在初仁厚至峽與賊戰其眾
大敗賊中小校縛秀昇出降據鄭畋集有覆黔南觀
察使陳侁奏涪州韓秀昇謀亂已收管在州候敕旨

狀云秀昇劫害黔府停掠帥臣占據涪陵扼截江路
遷懷僭妄求作察廉陳侁爰命毛珙部領甲士直趨
巢穴使破城池迫逐渠魁勦除逆黨而諸家之說皆
云仁厚所獲新傳衆怒執秀昇以降仁厚檻車送行
在斬於市張彭耆舊傳中和二年三月干能反八月
羅渾擊反十月句胡僧反十二月羅夫子反三年北
路奏黃巢正月十日敗走收復長安正月干能遣羅
渾擊於新穿垣下二十七寨把斷水陸官路六月韓
求反其邛州賊首干能遷迤漸侵入蜀州界九月峽
路賊韓秀昇反十月峽路賊屈行從反川主陳太師
差押衙莊二夢將兵二千十月二十日發往峽路討
韓秀昇屈行從等十一月五日高仁厚進發討干能
九日收邛州境內諸寨十日州縣豁平二十二日回
戈朝見三日大設五日議功授眉州刺史四年三月
莊夢蝶退至忠州川主差高仁厚將兵三月五日進發
莊尚書三月二十日齊進四月十四日申四月一日
大破峽賊擒秀昇等十五日東川楊師立反句延慶
耆舊傳止於鈔改張傳爲之別無外事但移渾擊反
於中和二年五月胡僧羅夫子反於六月韓求反於
其年七月莊夢蝶討韓秀昇屈行從以其年十月癸

丑進發高仁厚破阡能等五賊回朝見在其年十二月
戊寅三年二月莊夢蝶為賊所敗川主遣高仁厚
將兵三月辛丑進發四月庚午擒韓秀昇捷書到府
是月揚師立反四年北路奏黃巢正月十日敗走收
復長安不知延慶改移年月別有所據邪將率意為
之也至於三年揚師立反四年收復長安其為乖謬
尤甚於彭實錄干能韓秀昇等事率依句傳而誤以
韓秀昇反置七月高仁厚討阡能置十月削戊寅辛
丑兩日改庚午為庚子此其異於句傳也新紀三年
十一月壬申西川行軍司馬高仁厚及阡能戰于邛
州敗之續寶運錄中和三年涪州韓秀昇反冬阡能
反高仁厚討平之按賈緯唐年補錄及實錄所載鐵
券文維中和三年歲次癸卯十月甲午朔十六日巳
酉皇帝賜功臣陳敬瑄鐵券其文有戮阡能如翦草
除秀昇若焚巢然則秀昇之敗必在此日前也張傳
破秀昇在四年四月其四年十月十日亦載賜川主
太師鐵券乃云維中和三年歲次癸卯十月甲子朔
五日戊辰文與補錄實錄同其昏耄如此句傳取張
事而改其年實錄用句年而改其日其阡能
韓秀昇等起滅不知的在何時今從實錄

李克

長安城北為苑城
城之東門曰光泰

用與忠武將龐從河中將白志遷等引兵先進與黃

巢軍戰於渭南一日三戰皆捷義成義武等諸軍繼

之賊衆大奔甲辰克用等自光泰門入京師黃巢力

戰不勝焚宮室遁去考異曰舊紀四月庚子沙陀

敗而還李克用乘勝追之已卯黃巢收殘衆由藍田

關而遁庚辰收京城楊復光告捷按是月丁酉朔無

已卯庚辰敬翔梁太祖編遺錄四月乙巳巢焚宮闈

省寺居第略盡擁殘黨越藍田而逃明日上與諸軍

收復長安實錄甲辰李克用與忠武將龐從河中將

白志遷橫野將滿存朝邑將康思貞三敗賊於渭橋

大破之義成義武等軍繼進乙巳巢賊燔長安宮室
收餘衆自光泰門東走由藍田關以遁諸軍進取京
師新紀三月壬申李克用及黃巢戰于零口敗之四
月甲辰又敗之于渭橋丙午復京師舊傳曰四月入
日克用合忠武騎將龐從遇賊於渭南決戰三捷大
敗賊軍十日一夜賊巢散走詰旦克用由光泰門入收

通鑑二百五十五 中和三年

京師巢賊出藍田七盤路東走關東（新傳）曰克用遣部將楊守宗率河中將白志遠忠武將龐從等最先進擊賊渭橋三戰三北於是諸節度兵皆奮無敢後入自光泰門賊崩潰逐北至望春入昇陽毀闕巢夜奔衆猶十五萬聲趨徐州出藍田入商山（程匡柔唐補紀）曰楊復光帥十道行營節度使王重榮李克用等兵士二萬餘人自光泰門入襲逐至昇陽殿下殺賊盈萬黃巢軍敗陣上奔逃取藍田關出後唐太祖紀年錄乙巳巢敗焚宮室東走太祖進收京師唐年補錄入日克用等戰渭南三敗賊軍九日巢走按楊復光露布云今月八日楊守宗等隨克用自光泰門先入京師又云賊尚爲堅陣來抗官軍自卯至申羣凶大潰即時奔遁南入商山然則官軍以入日入城賊戰不勝而走此最可據今從之渭南之戰必在入日以前諸賊死及降者甚衆（降戶）官軍暴掠無異於書皆誤也

賊長安室屋及民所存無幾（幾居）巢自藍田入商山

黃巢先遣兵搃藍田道故得由此路遁去多遺珍寶於路官軍爭取之不

急追賊遂逸去楊復光遣使告捷

考異曰張彭耆舊傳中和三年北

路奏黃巢正月十日敗走收復長安城訖三月北路行營收城將士並回戈句延慶耆舊傳曰四年北路

奏黃巢正月十日敗走收復長安三月北路行營破黃巢將士並回延慶耆移彭四年事於三年三年事

於四年而不移其月日其為差謬又甚於彭今但云告捷更不著月日百官入賀詔留

忠武等軍二萬人委大明宮留守王徽及京畿制置

使田從異部分守衛長安分扶問翻五月加朱玫克用東

方達同平章事升陝州為節度以王重盈為節度使

又建延州為保塞軍以保大行軍司馬延州刺史李

孝恭為節度使賞破黃巢復京城之功也克用時年二十八於諸

將最少少詩照翻而破黃巢復長安功第一兵勢最彊諸

吳云死即今陳州府淮甯縣

將皆畏之克用一日微眇眇彌沼翻一目小也時人謂之獨眼

龍詔以崔瑗家貴身顯為黃巢相首尾三載不逃不

隱於所在斬之載子亥翻黃巢使其驍將孟楷將萬人

為前鋒擊蔡州節度使秦宗權逆戰而敗賊進攻其

城宗權遂稱臣於巢與之連兵初巢在長安陳州刺

史宛丘趙犍謂將佐曰宛丘後魏項縣也隋改曰宛丘唐屬陳州管下項城縣乃

東魏僑置秣陵縣地隋改曰項城犍昌牛翻巢不死長安必東走陳其衝

也且巢素與忠武為仇巢自初起與宋威張自勉等累戰皆忠武兵也不可

不為之備乃完城塹繕甲兵積芻粟六十里之內民

有資糧者悉徙之入城多募勇士使其弟昶翔子麓

項城東北至陳州
百二十里

商水在陳州西南
即激水也

以首三下補數十
其二三字方備

必身之乃五字
時下補仍歲
大飢四也

林分將之將即亮翻孟楷既下蔡州移兵擊陳軍于項城

雙先示之弱伺其無備襲擊之殺獲殆盡生擒楷斬

之巢聞楷死驚恐悉眾屯激水羽翻項城在陳州東南激水在西南

六月與秦宗權合兵圍陳州掘塹五重重直龍翻百道攻

之陳人大恐雙諭之曰忠武素著義勇陳州號為勁

兵况吾家久食陳祿誓與此州存亡男子當求生於

死中且徇國而死不愈於臣賊而生乎有異議者斬

數引銳兵開門出擊賊破之數所角翻巢益怒營於州北

立宮室百司為持久之計時民間無積聚賊掠人為

糧生投於碓磑碓都內翻碓五對翻併骨食之號給糧之處曰

春磨寨

春磨寨即設確磴處確以春磴以磨磨莫卧翻

縱兵四掠自河南許

汝唐鄧孟鄭汴曹漢徐充等數十州咸被其毒

此河南謂

洛州河南府

初上蔡人劉謙為嶺南小校節度使

韋宙奇其器

咸通中韋宙帥嶺南

以兄女妻之

妻七細翻宙弟

宙亦有名宙在嶺南以從女妻小校劉謙或諫止之宙曰吾子孫或當依之薛居正五代史韋宙出鎮南海謙時為牙校宙以猶女妻之北夢瑣言曰丞相章

公宙出鎮南海有小將劉謙者職級甚卑氣宇殊異乃以從女妻之其內以非我族類慮招物議風諸幕僚諫止之丞相曰此人非常流也他日吾子孫或可

依之謙以軍功拜封州刺史韋夫人生子曰隱曰巖平國紀年曰劉謙望字德光亦名知謙後止名謙唐

咸通中為廣州牙將韋宙以兄女妻之謙擊羣盜屢

新傳云岫知謙恐誤今從瑣言紀年

謙擊羣盜屢

有功辛丑以謙為封州刺史

劉謙始此

加東川節度使

楊師立同平章事 宣武節度使朱全忠帥所部數

百人赴鎮帥讀曰率秋七月丁卯至汴州時汴宋荐饑公

私窮竭內外驕軍難制外為大敵所以無日不戰眾

心危懼而全忠勇氣益振詔以黃巢未平加全忠東

北面都招討使為朱全忠以宣武兵併吞諸鎮卒移唐祚張本南詔遣布

燮楊竒肱來迎公主詔陳敬瑄與書辭以鑾輿巡幸

儀物未備俟還京邑然後出降竒肱不從直前至成

都李克用自長安引兵還鴈門尋有詔以克用為

河東節度使召鄭從謹詣行在克用乃自東道過榆

次詣鴈門省其父省悉景翻克用尋榜河東安慰軍民曰

勿為舊念各安家業

以河東之人前此數與克用戰恐其不自安故榜諭之考異

曰舊紀五月李克用充河東節度使七月詔鄭從讜

赴行在新紀五月從讜為司空同平章事賈緯唐年

補錄五月制李諱可同平章事充河東節度使注

云按薛史晋天福六年二月賈緯撰唐年補錄上之

又曰賈緯真定獲鹿人以唐諸帝實錄自武宗以下

缺而不紀乃採掇近代傳聞之事及諸家小說第其

年月編為唐年補錄凡六十五卷歷事唐晋漢周故

不敢稱克用名舊從讜傳三年克用授河東節度代

從讜五月十五從讜離太原道途多寇行次絳州留

駐數月冬詔使追赴行在復輔政唐末見聞錄曰五

月敕除李尚書鴈門節度使六月二十五日鴈門節

度使李僕射般次於府東路過六月內有除日到相

公除替赴關鴈門節度李相公除河東節度使十五

日相公取西明門進發當月內新使李相公有勝示

安撫在城軍人百姓曰無懷舊念各仰安家又曰晋

王諱克用中和三年五月一日自鴈門節度使拜平

章事充河東節度使按克用除河東及從讜復輔政

諸書月日不同舊紀五月除克用七月從讜赴行在

不言入相。新紀五月，已為相。尤誤。舊從讜傳。五月十日，離太原。又與紀相違。唐年補錄五月，制止褒賞。克用、朱玫、東方達三人制詞鄙俚，疑其非實。唐末見聞錄初云六月除河東，後復云五月一日。據實錄後唐太祖紀年錄，薛居正五代史皆在七月。今從之。從讜此年九月為東都留守，光啓二年二月方再入相。

左驍衛上將軍楊復光卒于河中，復光慷慨喜忠。

義喜許記翻善撫士卒，軍中慟哭累日。八都將鹿晏弘等

各以其眾散去。田令孜素畏忌之，聞其卒甚喜，因擯

斥其兄樞密使復恭為飛龍使，令孜專權人莫與之

抗，惟復恭數與之爭得失，故令孜惡之。復恭因稱疾

歸藍田。數所角翻，惡烏路翻。以成德留後王鎔、魏博留後樂

行達、天平留後朱瑄為本道節度使，司徒門下侍

判官
將官宋本作

郎同平章事鄭畋雖當播越猶謹法度田令孜為將

官吳圓求郎官吳圓田令孜之屬官為于偽翻畋不許陳敬瑄欲立

於宰相之上畋以故事使相品秩雖高皆居真相之

下固爭之唐末凡節度使帶平章事及檢校三省長官三公三師者皆謂之使相二人

乃令鳳翔節度使李昌言上言軍情猜忌不可令畋

扈從過此元年昌言逐畋以攘鳳翔故二人嗾之上言以罷畋相自是之後朝廷進退宰相率

受制於藩鎮畋亦累表辭位乃罷為太子太保又以矣從才用翻

其子兵部侍郎凝績為彭州刺史使之就養宋白曰唐垂拱

三年以益州九隴縣置彭州以兵部尚書判度支裴取古天彭關為名養羊尚翻

澈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八月甲辰李克用至晉

陽李克用自此以晉陽為爭天下根本詔以前振武節度使李國昌為

代北節度使鎮代州 升湖南為欽化軍以觀察使

閔勗為節度使 九月加陳敬瑄兼中書令進爵潁

川郡王 感化節度使時溥營於澱水過黃巢之兵且為陳州声

援也加溥東面兵馬都統 以荆南留後陳儒為節度

使 昭義節度使孟方立以潞州地險人勁屢篡主

帥欲漸弱之乃遷治所於邢州事見上年帥所類翻大將家及

富室皆徙山東潞人不悅監軍祁審誨因人心不安

使武鄉鎮使安居受潛以蠟丸乞師於李克用請復

軍府於潞州武鄉與河東巡屬遼州鄰境故使其鎮將乞師是後方鎮率分置鎮將於諸縣

縣令不得舉其職矣宋白日武鄉縣冬十月克用遣

本漢涅縣地晉始置武鄉郡縣屬焉

其將賀公雅等赴之為方立所敗敗補又遣李克修

擊之辛亥取潞州考異曰實錄克用表李克脩為

鎮薛居正五代史孟方立傳曰潞人陰乞師於武皇

中和三年十月武皇遣李克脩將兵赴之方立拒戰

大敗之由是連收澤潞二郡乃以克脩為節度使按

薛史張全義傳諸葛爽表全義為澤州刺史爽卒李

罕之據澤州蓋克脩止得潞州澤為河陽所取也

殺其刺史李殷銳是後克用每歲出兵爭山東三州之人半為俘馘野無稼穡

矣

昭義邢洛磁三州在山東

以宗女為安化長公主

慶州安化郡

妻

南詔

妻七細翻

劉漢宏將十餘萬眾出西陵將擊重昌

戊午錢鏐濟江迎戰大破之漢宏易服持鎗刀而遁

使敵人見之以為庖丁不疑為漢宏也

已未漢宏收餘眾四萬又戰鏐

又破之斬其弟漢容及將辛約十一月甲子朔秦

宗權圍許州忠武大將鹿晏弘帥所部自河中南

掠襄鄧金洋所過屠滅聲云西赴行在宋白曰金州

西城縣也魏文帝置西城郡後改魏興郡梁置北梁

州尋改為南梁州西魏置東梁州因其地出金改為

金州洋州漢成固縣地後漢封班超於此晉為南十

二月至興元逐節度使牛勗勗奔龍州西山龍州西

沒於蠻中二州界時已晏弘據興元自稱留後武寧節度使

時溥武寧當因食中毒中竹疑判官李凝古而殺之

凝古父損為右散騎常侍在成都溥奏凝古與父同

化

周茂忠武
時海感化
朱全忠宣武

謀田令孜受溥賂令御史臺鞠之侍御史王華爲損
論冤令孜矯詔移損下神策獄爲于偽翻華拒而不
遣蕭遘奏李疑古行毒事出曖昧已爲溥所殺父損
相別數年聲問不通安得誣以同謀溥恃功亂法陵
蔑朝廷欲殺天子侍臣若徇其欲行及臣輩朝廷何
以自立由是損得免死歸田里時令孜專權羣臣莫
敢迕視迕五惟遘屢與爭辯朝廷倚之升浙東爲
義勝軍以劉漢宏爲節度使浙趙彘遣人間道求救
於鄰道間古於是周茂時溥朱全忠皆引兵救之全
忠與黃巢之黨戰於鹿邑敗之斬首二千餘級遂引

兵入亳州而據之

鹿邑後魏陳留武平縣也隋開皇十八年更名鹿邑唐屬亳州九域

志在州西一百三十里敗補邁翻

四年春正月以鹿晏弘為興元留後 賜魏博節度

使樂行達名彥禎 東川節度使楊師立以陳敬瑄

兄弟權寵之盛 田令孜陳敬瑄兄弟也 心不能平敬瑄之遣高

仁厚討韓秀昇也 見上 語之曰成功而還 語牛侶翻還從宣翻

當奏天子以東川相賞師立聞之怒曰彼此列藩而

遽以我疆土許人是無天地也田令孜恐其為亂因

其不發兵防遏徵師立為右僕射 黃巢兵尚彊周

炭時溥朱全忠不能支共求救於河東節度使李克

王井關在澤州府南萬善鎮在河內縣
也自蒲州之河中渡河至陝州則西行數百里矣

用二月克用將蕃漢兵五萬出天井關河陽節度使

諸葛爽辭以河橋不完謂河陽橋也屯兵萬善以拒之克

用乃還兵自陝河中度河而東錄晉王三月十三日

發大軍討黃巢太祖紀年錄正月太祖帥師五萬自澤潞將下天井關河陽屯萬善乃改轅蒲陝度河薛

君正五代史但云四年春按四月巳與巢戰三月十三日發晉陽似太晚又克用表云昨三月內頻得陳

許徐汴書牒今從舊紀又克用自訴上表云遂從陝服徑達許田是於蒲陝兩道度兵也楊師

立得詔書怒不受代殺官告使及監軍使官告使奉右僕射告

身以徵師立者也監軍使東川監軍舉兵以討陳敬瑄為各大將有諫

者輒殺之進屯涪城涪城漢涪縣地東晉置始平郡後魏改為涪城及潼縣隋改潼

為涪城唐初屬綿州後屬梓州九遣其將郝勣襲綿城志在州西北五十五里涪音浮

崇河穆即後魏北中河橋自陝河則後魏馬渡西碛石

胡文忠兵略
東川後梓劍
龍遂普渝合
昌陵繁瀘十
二州以云八州未
詳
案此蓋十二
州內四州無
壇丁故耳

州不克丙午以陳敬瑄為西川東川山南西道都指

揮招討安撫處置等使處昌呂翻三月甲子楊師立移檄

行在百官及諸道將吏士庶數陳敬瑄十罪考異曰張彭

者舊傳中和四年四月十五日東川楊師立反師立檄文則云三月三日自相違今從實錄數所具

自言集本道將士八州壇丁共十五萬人按新書路巖傳

巖帥西川置定邊軍於邛州拓大度治故關取壇丁子弟教擊刺使補屯籍則壇丁者蜀中邊郡民兵也

又按路振九國志石處温事孟知祥補萬州管內諸壇點檢指揮使見得蜀中諸郡皆有壇丁長驅

問罪詔削師立官爵以眉州防禦使高仁厚為東川

留後將兵五千討之以西川押牙楊茂言為行軍副

使朱全忠擊黃巢瓦子寨拔之黃巢撤民居以為寨屋謂之瓦子寨

吳云瓦子寨未詳

巢將陝人李唐賓楚丘王虔裕降于全忠陝失冉翻

婺州人王鎮執刺史黃碣降于錢錫碣其翻劉漢宏

遣其將婁賚殺鎮而代之浦陽鎮將蔣瓌召鏐兵共

攻婺州水經註浦陽江源出烏傷縣東逕諸暨縣與洩溪合唐婺州漢烏傷之地也天寶十三載

分婺州之義烏蘭溪及杭州之富陽置浦陽縣擒賚而還碣閩人也高駢

從子左驍衛大將軍瀆從才用翻瀆麋俱翻疏呂用之罪狀二

十餘幅密以呈駢且泣曰用之內則假神仙之說蠱惑

尊聽外則盜節制之權殘賊百姓將佐懼死莫之敢

言歲月浸深羽翼將成苟不除之恐高氏奕代熱庸

一朝掃地矣因嗚咽不自勝勝音升駢曰汝醉邪命扶

東比陳儒興
荆南印度列
人

出明日以瀆狀示用之用之曰四十郎嘗以空乏見

告瀆第未獲遵命故有此憾因出瀆手書數幅呈之

駢甚慙遂禁瀆出入後月餘以瀆知舒州事羣盜陳

儒攻舒州瀆求救於廬州楊行愍力不能救謀於其

將李神福神福請不用寸刃而逐之乃多齎旗幟間

道入舒州九域志廬州南至舒州四百二十里間古莧翻頃之引舒州兵建

廬州旗幟而出指畫地形若布大陳狀賊懼宵遁賊畏

廬州兵故宵遁兵有先聲而後實此其近之陳讀曰陣神福洛州人也路振九

李神福洛州人隸上黨軍籍高駢兼諸道行營都統神福從州將成淮海因投楊行密久之羣

盜吳迥李本復攻舒州復扶瀆不能守棄城走駢使

人就殺之。楊行愍遣其將合肥陶雅、清流張訓等將

兵擊吳迥、李本，擒斬之。合肥漢古縣，唐帶廬州，清流漢全椒縣地，隋置清流縣，唐

帶滁州。以雅攝舒州刺史。秦宗權遣其弟將兵寇廬州。

據舒城。開元二十三年，分合肥、廬江置舒城縣，屬廬州。九域志在州西南一百一十里。楊行

愍遣其將合肥田頽擊走之。頽於前杭州刺史路

審中客居黃州。路審中為董昌所拒，見上卷元年。聞鄂州刺史崔紹

卒募兵三千人入據之。武昌牙將杜洪亦逐岳州刺

史而代之。黃巢圍陳州幾三百日。幾居趙犇兄弟

與之大小數百戰。雖兵食將盡而衆心益固。李克用

會許汴、徐、兗之軍于陳州。時尚讓屯太康。太康，漢陽夏縣，隋改

許是武
汴宣武
徐魯化
兗表魯南
太康合陳州

曰太康以縣東有太康之田

原大康

吳之故陽里在今陳州府淮甯州北

吳之繁臺在今開封府祥符

曰太康以縣東有太康城也唐屬陳州夏四月癸巳諸軍進拔太康黃

思鄴屯西華西華漢縣唐屬陳州九諸軍復攻之復扶

又翻思鄴走黃巢聞之懼退軍故陽里故陽里在陳州城北陳

州圍始解朱全忠聞黃巢將至引軍還大梁五月癸

亥大雨平地三尺黃巢營為水所漂且聞李克用將

至遂引兵東北趨汴州趨七喻翻屠尉氏尚讓以驍騎五

千進逼大梁至于繁臺繁臺本師曠吹臺梁孝王增築水經注吹臺在浚儀城南

牧澤之右牧澤者今之蒲關澤即此澤也宣武將豐人朱珍南華龐師古

擊却之豐漢縣唐屬徐州九域志在徐州西北一百四十里全忠復告急於李

克用丙寅克用與忠武都監使田從異發許州戊辰

吳云王滿渡在今開封府中牟北

吳云曲周今廣平府曲周縣

追及黃巢於中牟北王滿渡按舊書帝紀王滿渡乃汴河所經津濟之地

乘其半濟奮擊大破之殺萬餘人賊遂潰尚讓帥其

眾降時溥帥讀曰率下同別將臨晉李謹曲周霍存甄城葛

從周寬句張歸霸及弟歸厚帥其眾降朱全忠臨晉古地

名隋分猗氏置桑泉縣天寶十三載改為臨晉屬河中府九域志在府北六十五里曲周漢古縣中廢隋

分洛水復置唐屬洛州宋廢為鎮屬雞澤縣甄城當作郵城亦漢古縣唐帶濮州史言朱全忠後吞諸鎮

多用所降黃巢將郵吉掾翻考異曰崇文院有梁功臣列傳不著撰人名氏云張歸厚祖與父勳讓歸

厚中和末與伯季自寬句相率來投薛居正五代史張歸霸祖進言父實歸厚傳無父祖但云與兄歸霸

皆來降据梁功臣傳父祖與歸霸不同當是從弟巢踰汴而北巴巴克用追

擊之於封丘又破之庚午夜復大雨賊驚懼東走克

胙城衛州府
匡城今長垣縣

寃句今曹州府西

日錄克用追至曹州西

鹿頭關在德陽北

吳之上源驛在開封府城內

用追之過胙城匡城胙城漢南燕縣隋改曰胙城唐屬滑州九域志在州南九十里

宋白曰胙城照本古之胙國又為古之燕國漢為南燕縣隋文帝因覽奏狀見南燕縣名因曰今天下一

統何南燕之有巢收餘眾近千人東奔兗州近其辛

未克用追至寃句騎能屬者纔數百人屬之晝夜行

二百餘里人馬疲乏糧盡乃還汴州欲裹糧復追之

獲巢幼子及乘輿器服符印乘繩得所掠男女萬人

悉縱遣之癸酉高仁厚屯德陽楊師立遣其將鄭

君雄張士安據鹿頭關以拒之甲戌李克用至汴

州營於城外朱全忠固請入城館於上源驛晉天福五年改

東京上源驛為都亭驛全忠就置酒聲樂饌具皆精豐禮貌甚

恭克用乘酒使氣語頗侵之

饌雞戀翻又雞皖翻李克用蓋言全忠從黃巢

為寇觸其實也

全忠不平薄暮罷酒從者皆霑醉

霑醉言飲酒大醉留

襟霑濕不能自持也從才用翻

宣武將楊彥洪密與全忠謀連車樹

柵以塞衢路

塞悉則翻

發兵圍驛而攻之呼聲動地克用

醉不之聞親兵薛志勤史敬思等十餘人格鬪侍者

郭景銖滅燭扶克用匿牀下以水沃其面徐告以難

呼火故翻難乃旦翻

克用始張目援弓而起志勤射汴人死者

數十

援于元翻射而亦翻

須臾煙火四合會大雨震電天地晦

冥志勤扶克用帥左右數人

帥讀日率

踰垣突圍乘電光

而行汴人扼橋力戰得度史敬思為後拒戰死克用

吳三府氏門關
封府城南門

登尉氏門尉氏門汴城南門也梁開平元年改為薰風門總城

得出監軍陳景思等三百餘人皆為汴人所殺楊彥

洪謂全忠曰胡人急則乘馬見乘馬則射之是夕彥

洪乘馬適在全忠前全忠射之殪射而亦翻殪壹計

祖編遺錄甲戌并帥自曹南旋師上出封丘門迎勞

之克用堅請入州內上初止之乃於門外陳設次舍

將安泊之克用不諾因縱蕃騎突入馳至上源驛既

不可遏上乃與之並轡送至驛亭是日晚備宴宴罷

復張樂繼燭而飲克用酒酣使氣廣須樂妓頗恣無

厭之欲又以醜言陵侮於上時蕃將皆被甲胄以衛
克用上既甚不懽遽起圖之遂令都將楊彥洪潛率
甲士入驛戮之時夜將半克用沈醉忽大雷雨暴至
克用不覺侍人乃滅燭推於床下藏之蕃戎與我師
鬪戰移時方敗楊彥洪中流矢而斃是時陰黑克用
遇一卒背負登尉氏門因得懸縋而出乘牛行數里
以投其眾餘親衛數百人皆勦之其後克用至太原

以是事表訴于唐帝。蒲帥亦繼馳書請上與克用和。解上終不釋憾。此乃敬翔飾非。今不取。賈錄：甲戌，李克用次汴州，駐軍近郊。朱全忠請館于上源驛，乃以腹心三百餘自衛。全忠以克用兵從簡少，大軍在遠，謀害之。是夜置酒宴罷，以兵圍驛，縱火焚之。薛居正五代史：梁太祖紀曰：五月甲戌，帝與晉軍振旅歸汴，館克用於上源驛，既而備犒宴之禮。克用乘醉任氣，帝不平之。是夜命甲士圍而攻之。後唐武皇紀曰：班師過汴，汴帥迎勞於封禪寺，請武皇休於府第。乃館於上源驛。是夜張樂陳宴席，武皇酒酣，戲諸侍妓。與汴帥握手，叙破賊以爲樂。汴帥素忌武皇，乃與其將楊彥洪密謀竊發，攻傳舍。按全忠是時兵力尚微，天下所與爲敵者，非特患克用一人，而借使殺之，不能併其軍，奪其地也。蓋克用恃功語，或輕慢全忠，出於一時之忿耳。今

從薛史梁紀。克用妻劉氏多智略，左右先脫歸者，以汴人爲變，告劉氏，神色不動，立斬之。陰召大將約東謀保軍，以還比明。克用至，還從宣翽比欲勒兵攻必利翽及也

全忠劉氏曰公比為國討賊救東諸侯之急比毗至

為于偽翻東諸侯用左傳語謂東方諸鎮今汴人不道乃謀害公自當訴

之朝廷若擅舉兵相攻則天下孰能辯其曲直且彼

得以有辭矣克用從之引兵去但移書責全忠全忠

復書曰前夕之變僕不之知朝廷自遣使者與楊彥

洪為謀彥洪既伏其辜惟公諒察克用養子嗣源年

十七從克用自上源出矢石之間獨無所傷嗣源本

胡人名邈佶烈無姓李嗣源始此克用擇軍中驍勇

者多養為子名回鶻張政之子曰存信按薛居正五代史存信本

名張振武孫重進曰存進許州王賢曰存賢安敬思汙落

曰存孝皆冒姓李氏

此所謂義兒也歐陽脩曰唐自沙陀起代北其所與俱皆一時

雄傑號武之士往往

養為兒號義兒軍丙子克用至許州故寨求糧於

周岌岌辭以糧乏乃自陝濟河還晉陽鄭君雄張

士安堅壁不出高仁厚曰攻之則彼利我傷圍之則

彼困我逸遂列十二寨圍之丁丑夜二鼓

夜二鼓也持

更者每一更則鼓一聲二更則鼓二聲故謂二更為二鼓亦謂之乙夜

君雄等出勁兵

掩擊城北副使寨楊茂言不能禦帥眾棄寨走

帥讀曰率

同下其旁數寨見副使走亦走東川人併兵南攻中軍

仁厚聞之大開寨門設炬火照之自帥士卒為兩翼

伏道左右賊至見門開不敢入還去仁厚發伏擊之

東川兵大奔追至城下蹙之壕中斬獲甚衆而還仁

厚念諸寨寨走者明旦所當誅殺甚多乃密召孔目

官張韶諭之曰爾速遣步探子將數十人分道追走

者步探子遣之間步以刺探敵人名之探它紺翻自以爾意諭之曰僕射

幸不出寨皆不知仁厚以平阡能等汝曹速歸來旦

牙參勿憂也凡行營諸將每旦赴大將營牙參韶素名長者長知衆

信之至四鼓皆還寨惟楊茂言走至張把乃追及之

九域志梓州鄭縣有張把鎮把當作把仁厚聞諸寨漏鼓如故喜曰悉

歸矣詰旦諸將牙集詰去吉翻以為仁厚誠不知也坐良

父仁厚謂茂言曰昨夜聞副使身先士卒走至張把

牙參下宋本有
如常二字

張把嶺今在三臺
嶺口吳云張把在
今潼川府三臺縣

有諸先悉對曰昨夜聞賊攻中軍左右言僕射已去

遂策馬參隨既而審其虛復還寨中仁厚曰仁厚與

副使俱受命天子將兵討賊若仁厚先走副使當叱

下馬行軍法代總軍事然後奏聞今副使既先走又

為欺罔理當何如茂言拱手曰當死仁厚曰然命左

右扶下斬之諸將股栗仁厚乃召昨夜所俘虜數十

人釋縛縱歸縱俘使歸君雄等聞之懼曰彼軍法嚴

整如是自今兵不可復出矣左傳晉人伐鄭蒐焉而

示之以整使謀而來鄭於是懼其後卒請成於庚

辰時溥遣其將李師悅將兵萬人追黃巢。癸未高

仁厚陳於鹿頭關城下。陳讀曰陣下同鄭君雄等悉衆出戰。仁厚設伏於陳後，陽敗走。君雄等追之，伏發。君雄等大敗，是夕遁歸梓州。陳敬瑄發兵三千以益仁厚軍，進圍梓州。

浙江圖書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五十五

卷一百五十五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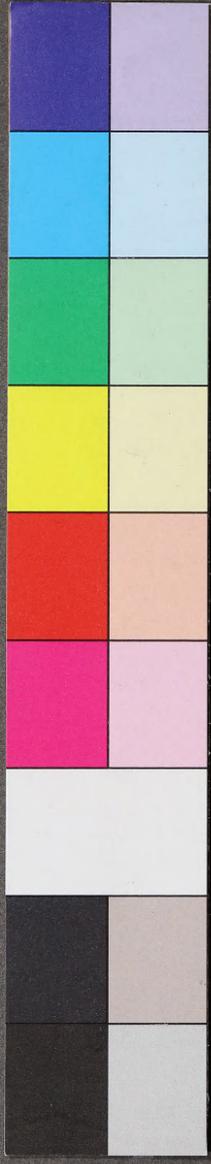
浙江圖書館善本

乙登記號：002140

一九 年 月 日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